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山帶閣註楚辭卷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錫寶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賈鋕

謄録監生臣歐陽爱

山帶閣註楚辭卷三

武進蔣驥撰

天問

舊序云原放逐山澤見楚先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神靈古聖賢怪物行事呵而問之以渫憤懣其言是矣又云原辭止書於壁而楚人論述成篇則未必然

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之

遂往也周禮訓方氏訓四方之傳道道言也世多言渾沌未分時事者故首舉爲問

上下未形何繇考之

上下謂天地廣雅太初生於酉仲清濁未分也太始生於戌仲清者爲精濁者爲形也太素生於亥仲巳有素朴而未散也至於子仲剖判分離輕清者上爲天重濁者下爲地邵子經世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

生於寅問人生則有天地矣何由知有天地未形之時乎

冥昭瞢夢闇誰能極之

冥昭晝夜也瞢闇見周禮十煇冥昭瞢闇指晝夜未分時言淮南子云未有天地窈窈冥冥極窮也問人生則有晝夜矣何由知有晝夜未分之時乎

馮憑翼惟像何以識之

馮翼絪縕浮動之意淮南子云天地未分馮馮翼翼

又曰未有天地惟像無形此問何由知其狀乎　按宋胡五峰曰一氣大息震蕩無垠海宇變動舊跡全滅是謂洪荒之世明章本清云天地無終始特有一明一暗耳戌亥之時純陰無陽日月晦黑萬物不生然天地形質未嘗敗壞至子時陽生而天復開此昔人論渾沌異同之大槩也

明明闇闇惟時何爲

明明明而又明闇闇闇而又闇猶言日夜相代也時

是也何爲言孰主其事也大荒東經月母之國有人名鳧處東極以止日月司其短長歸藏空桑之蒼蒼八極之既張乃有羲和是主日月職出入以爲晦明

陰陽三合何本何化

穀梁傳云獨陽不生獨陰不生獨天不生三合然後生按天者理而已矣本者化之原化者本之發又素問云陰陽者變化之父母生殺之本始三陰三陽三合爲治厥陰風氣主之少陰熱氣主之太陰濕氣主

之少陽相火主之陽明燥火主之太陽寒氣主之此亦一說　此上皆問造化以前之事

圜則九重平聲孰營度入聲之惟茲何功孰初作之

圜指天形則法也孰營言誰爲經始也何功言誰爲致力也初作謂於何重而首事也方密之通雅云太元經九天曰中天羡天從天更天晬天廓天咸天沈天成天此虛立九名耳吳草廬始謂天體寔九層至利山人入中國而暢言之自地而上爲月天水天金

天日天火天木天土天恒星天至第一層爲宗動天九層堅寔相包如葱頭也按此說與朱子精氣旋轉之說乖異徐文長青藤路史亦云天本堅牢之物故星隕爲石非至地始化也其旨畧同

斡（骨宛切）維焉（焉篇內不在句末者並倣此）繫天極焉加

斡車轂之內以金爲莞而受軸者維繫物之縻天極南北極也北極五星在紫微垣出地三十六度其近北一星爲天樞紐星居所不移南極入地三十六度

常隱不見天體繞極旋轉而極星不移譬則車之軸也凡轂必有所繫然後軸有所加故問天之斡維繫於何處而天極之軸何所加乎

八柱何當東南何虧

章句天有八山爲柱余意即淮南子所謂八極也東北方土山東東極山東南波母山南南極山西南編駒山西西極山西北不周山北北極山當值虧陷也淮南子地不滿東南故水潦塵埃歸焉問天有八柱

承之其柱何所當值乎東南亦有柱又何云虧陷乎

九天之際安放上聲安屬燭隅隈多有誰知其數

際邊放至屬附隈涯也圖書編天周一百七十萬三

千一百十三里續博物志天周一百七萬九百一千

三里廣雅天周六億十萬七百里二十五步周髀算

經日光四極周二百四十三萬里淮南子天有九野

九千九百九十九隅

天何所沓十二焉分

沓雜也合也天何所沓指日月星之離合言作歷者必推上元至朔均齊並無餘分而又歲月日時適會甲子以為布算之始是時日月如合璧五星如聯珠俱沓合於子所謂歷元也漢太初歷四千六百十七年爲一元唐大衍歷四千五百六十年爲一元十二自子至亥十二辰也歷家以二十八宿分天體爲十二辰一歲日月十二會焉如十一月辰在星紀十二月辰在元枵之類日月星麗乎天有總會者以爲歷

數之元有常會者以爲歲月之紀故承天體以立問而下遂及日月列星也

日月安屬燭 列星安陳

問日有中道月有九行誰爲附屬乎列星有躔度分野動定之不齊又誰爲排列乎

出自湯陽谷次於蒙汜寺上聲 自明及晦所行幾里

此言日也次舍也汜水涯山海經湯谷在黑齒國北以谷中水熱而名即虞書暘谷也爾雅日所入爲大

蒙渾天儀日一晝夜行周天赤道一百七萬四千里
淮南子日出暘谷至蒙水之浦凡九州七舍有五億
萬七千三百九里周髀算經夏至日運内衡周七十
一萬四千里冬至往外衡周百四十二萬八千里春
秋分在内外衡之間周一百七萬一千里
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厥利維何而顧菟（兎同）在腹
夜光月也按釋名云朔蘇也晦灰也即死育之意靈
憲曰月者隂精之宗積而成獸象菟顧眷戀也言月

何利於兎而常繫於腹乎又埤雅云天下兎皆雌惟顧兎爲雄故皆望之以亶氣是以顧兎爲月兎之名矣按顧兎在腹指月中微黑處說者謂是地之影蘇子瞻詩九州居月中有似蛇蟠鏡妄言桂兎蟇俗語皆可屏是也又西域傳汎際云月體中虛寔不一寔故受日光虛則光出不返所以闇影斑駁也倪綏甫云月中黑闇乃本體渣滓不受日彩或謂外入之影則月有高下東西影當有變何以隨在不殊乎二說

與前又各不同

女岐無合夫扶篇内自妖夫外並倣此焉取九子伯强何處惠氣安在

女岐神女無夫而生九子伯强周孟侯註禺强也山海經北方禺强人面鳥身珥兩青蛇踐兩黄蛇女岐伯强皆天神也惠氣瑞氣也荆州占一曰卿雲似雲非雲紛郁輪囷二曰歸邪赤彗上向有蓋下連三曰昌光赤如龍狀皆堂中所繪而附於天者故言天而

類及之

何闔而晦何開而明

按晦明無常以日之出沒不齊故耳北地骨利幹夜短晝長羊脾未熟而曉西徼莫斯哥夜長晝短冬至日止二時鐵勒之國無夜河婁之國無日兩極之中四時晝夜常平兩極之下半年晝半年夜方密之物理小識云地相去四萬五千里則東爲午西爲子普天下時曉時昏時午時夜何闔闢之可定哉若稽神

錄𢍰丹地正晝忽𡨋名笪却之日輿地志䓍子國夜半日出立不夜之城此或謬悠之談未足深信也

角宿昔切 幼切 未旦曜靈安臧藏同

角東方之宿朱子云角宿隨天運轉不常在東此蓋借以言東方也余按言天文者數起角亢列宿之長或亦舉首以槩其餘耳曜靈日也光曜而有神靈故名　此以上皆問天之事自古言天者多矣天如蓋笠地如覆盆皆中高外隤北極居天頂中日月繞地

腰匝行而四方晝夜因之相易此周髀之說也而釋典所謂四大天下環須彌山意亦相似天了無質仰瞻無極故蒼蒼然日月列星浮生虛空須氣而行故逝止疾徐任情無定此宣夜之說也天包地外如卵裹黃圓如彈丸南北極斜持兩端而天與七曜繞地側轉日出地而明入地而晦此渾天之說也天圜九重皮皆堅硬日月列星如木節在板各居一重繞地而運以天體明無色故其光通透如琉璃此大西之

說也外有吳姚信之軒天晉虞喜之安天虞聳之穹天其說紛綸不可究詰朱子論天體主渾天而言天有氣無形日月列星乃氣之精光自然發越初無營作繫加際限屬陳之可言則與宣夜之旨相符然他日復云天應有軀殼甚厚則又自戾其說矣黄帝書言水寔浮天而朱子云天外無水又朱子取沈存中筆談之說謂月本無光𥉷日而明而史文璣云月體如鏡面光背晴其近日遠日而光有虧盈者葢常面

日而不敢背也世無凌雲御風之人誰與正之哉余備列其說亦多聞闕疑之意也

不任汨骨鴻師何以尚之僉曰何憂何不課而行之

莊子郭註回洑而涌波者汨也汨鴻言湧溢爲鴻水也不任猶言不能當也指鯀言師衆尚舉也事詳堯典不課而行謂衆人第曰試可而堯遂任之九載也

鴟龜曳銜鯀何聽焉順欲成功帝何刑焉

鴟龜曳銜周孟侯云鯀障水法也蓋覩鴟龜曳尾相

銜因築長堤象之猶張儀依龜跡作蜀城之類徐友雲云語意似言有形如鴟鳥之龜曳尾銜物以導之耳余按山海經怪水亳水皆有旋龜鳥首虺尾嶺海異聞海龜鷹吻大者徑丈南越志寧縣多鶯龜鴟首嗑犬則徐說信矣順欲成功言順鮌之意未必無成功帝何爲而刑之乎

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

遏禁絕也羽山在今淮安府贛榆縣又登州蓬萊縣

亦有羽山路史鮌遏羽山三年而死朱子云施謂刑殺之不施因而不殺也按漢馬季長孔安國皆以殛鮌爲殺故釋施爲舍而宋儒謂但拘苦之未知孰是

伯禹腹鮌夫何以變化

腹懷抱也變化謂父凶而有聖子也傅子曰禹十二爲司空

纂就前緒遂成考功何續初繼業而厥謀不同

考謂鮌也國語禹以德修鮌之功則禹非創改其前

也特所以行水者異耳故曰纘曰成曰續曰繼

洪泉極深何以窴之填同

淮南子禹以息壤填洪水土不減耗掘之益多按洪氏補註引此朱子斥其無稽謂此但言洪水氾濫何以填而平之耳然洪泉非洪水氾濫逆行非極深之謂且又何填之可言哉歷考溟洪録及玉堂閒話續博物志遊宦紀聞江陵圖經羅氏路史蘇子瞻詩高子勉序皆言息壤在荆州南門又王阮亭香祖筆記

云康熙元年荊州大旱掘南門外堤數尺有狀如屋
啓而入一物正方非土非木亦非金石有文如篆土
人云息壤也急掩之大雨四旬江水泛溢幾壞城故
知息壤非妄說矣然秦盟甘茂有息壤柳子永州龍
興寺亦有息壤又隆州籍縣南有息壤則所填或非
一處也真誥曰玄帝四行天下諸有洞臺之山皆移
安息之石封而鎮之
地方九則何以墳之

則表則也墳高也經世歷禹受命於神宗分九州九山國語禹封崇九山蓋增高之以爲九州表則也通雅云禹貢九山刋旅史記正義以汧壺口砥柱太行西傾熊耳嶓冢内方岷爲九山間禹平水土有九山以爲地方之表則何以墳而高之乎

應平聲龍何畫河海何歷

有翼曰應龍又虬龍千年謂之應龍大業拾遺記禹治水應龍以尾畫地導決水之所出嶽瀆經堯九年

巫支祈爲孽應龍驅之龜山足下其後水平禹乃放應龍於東海問聖人治水何乃借力於龍乎其所經歷而畫之者又何在乎一說河海何歷指禹言呂氏春秋禹東至榑木日出九津青羌之野南至丹粟沸水之際西過三危之阨巫山之下北至太正之谷夏海之窮未嘗懈息

鮌何所營禹何所成

鮌之治水障之禹之治水行之此營與成之大槩也

康回馮怒墬古地字何故以東南傾

蛙螢子共工姜之異爲太昊黑龍氏蜚子康回襲黑龍氏亦曰共工馮盛也列子共工與顓頊爭帝怒觸不周山天柱折地維缺天傾西北地陷東南按傳稱共工氏爲水害雜見女媧顓頊帝嚳堯舜之世太古荒忽記載混淆不足深辨考竹書堯十九年命共工治河六十一年命崇伯鯀治河又國語云鯀稱遂共工之過然則康回葢亦堯時治水無功者耳天傾地

陷之說殆因其墮高堙卑以害天下而附會之歟問天之後未及問地而先言禹者禹有平地之功又爾雅釋地至九河皆禹所名而鼎象之鑄山經之作諸言遐異者多托之禹故先地而致問也

九州安錯措

周禮疏神農以上有大九州黃帝乃於神州內分九州世紀云冀兖青徐揚荊豫梁雍九州顓頊所建堯遭洪水增幽并營爲十二州禹平水土還爲九州安

錯言置於何所也按九州之錯周髀渾天之說其形各異後之論者多主渾天然其說亦各不同朱子云地束於勁風旋轉之中故甚久而不墮又云地是水載蓋已不能一其說矣利西江謂地渾淪一球上下四旁皆生齒所居史文璣又謂天之在地下者皆水與土所滿地有根著當在南樞不動之處雖有聖人烏能折其衷乎

川谷何洿

水注海曰川注川曰谿注谿曰谷周語天地成而疏爲川谷以導其氣洿深也按圖書編云地體如肺易象化機云地如空瓠物理小識云石之上抜者其根皆空蓋地之爲物外寔内虚故陽氣升降於其中無所障礙川谷之洿特其顯著者耳又何疑焉

東流不溢孰知其故

列子渤海之東有大壑寔維無底之谷名曰歸墟八紘之水莫不注之而無增減焉合壁事類沃焦在碧

海東有石濶四萬里居百川下水沃之則焦竭亦名尾閭隋志陽精炎熾一夜入海所經燋竭百川歸注以相補栁子天對東窮歸墟又環西盈甈運㴾㴾又何溢爲朱子云天地之化往者消來者息水流東極氣盡而散耳余按諸説不同並列之

東西南北其脩孰多南北順墮妥其衍幾何

脩長也墮狹而長也衍餘也淮南子禹使大章步自東極至於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使

豎亥步自北極至於南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呂春秋四極之内東西五億九萬七千里南北亦五億九萬七千里天文録天地南北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東西短減四步詩含神霧天地東西二億三萬三千里南北二億一千五百里此二條蓋周髀之説又春秋命歷序四海東西九十萬里南北八十一萬里河圖括地象八極之廣東西二億三萬三千里南北二億三萬一千五百里靈憲八

極之維徑二億三萬二千三百里南北短減千里利西江地球東西南北各七萬二千里按諸說之中半出於歷算而不同如此則其不足據依也明矣若較其修短之數則南北多狹於東西他如騶衍之八十一洲釋典之四大洲華藏莊嚴世界一百一十一香水海其言絕異所不敢知也

崑崙縣（平聲）圜其尻（居同）安在增城九重（平聲）其高幾里

水經注崑崙山三級下曰樊桐二曰元圃三曰增城

是爲大帝之居穆天子傳舂山之澤所謂縣圃百獸所聚桓𪊟西王母傳崑崙之圃有城千里其下弱水九重非飈車羽輪不能到淮南子層城九重高萬一千里百十四步二尺六寸化狄經崑崙山九重重相去九千里拾遺記崑崙山有九層層相去萬里天對增城之里萬有三千凥與居同一說鬅尾所坐處爲凥縣圃神人之圃下無所係懸空而居故問其所坐何處也增城又在其上則愈高而愈奇矣

四方之門其誰從焉西北辟闕啓何氣通焉

山海經崑崙帝之下都面有九門門有開明獸守之淮南子崑崙有四百四十門門間四里北門開以納不周之風誰從言誰人從此出入也

日安不到燭龍何照

海外北經鍾山之神人面蛇身赤色身長千里視爲晝瞑爲夜是燭九陰是謂燭龍淮南子燭龍在鴈門北其國蔽於委羽之山不見日其神人面龍身無足

詩含神霧天不足西北無陰陽消息故有龍銜火精
往照天門中洞冥記東方朔遊北極鍾火山日月不
照有青龍銜燭照山四極按此豈即海外北經之鍾
山也歟

羲和之未揚若華何光

羲和註見前明明闇闇下又大荒南經東南海外有
女子名羲和帝俊之妻生十日香祖筆記羲和二國
名每日出二國人爲御推升太虛揚起也大荒北經

洞野之山有赤樹青葉赤花名若木庚子山齊王碑若木一枝旁蔭數國淮南子若木末有十日其花照下地事文玉屑西北之國日未出時有若木赤花照地

何所冬煖何所夏寒

明朝官制黑齒寅之極也厥土惟易蕛蕛申之極也厥土慘肅飲米巳之極也風俗嚚酷流鬼亥之極也風俗何隂戢手懸度辰東則惟熱冲冲而已漏天戌

西則惟寒淒而已五臺丑北炎月積雪而六月尤寒

象臺未南歲際納涼而季冬尤熱又陸次雲八紘譯

史百爾西亞極熱人常坐卧水中阿路索極寒六月

有僵凍者滿剌伽四時皆裸莫斯哥盛夏重裘皆其

概也按利西江山海圖東西中線上爲北下爲南近

中線處半月爲一季一年兩冬夏春秋南北方則春

夏秋冬相反皆因日輪遠近以爲燠寒又月令廣義

云寒暑之故半出於天半出於地地薄理疎則氣升

多暑地厚理寙則氣斂多寒異域志陰山沙漠北萬餘里有地四時皆春草木不凋正爲地有厚薄疎寙不全係於天也

焉有石林何獸能言

李長吉註海外紀石林山在東海之東有石如木挺立數仞亦開花朱色爛然滿山故名有獸色白九尾善飛能言列子蓬萊之山珠玕之樹抱朴子崑崙有琅玕碧瑰之樹玉李玉瓜玉桃每風起則枝條花葉

互相叩擊拾遺記須彌山第六層有五色玉樹蔭翳五百里方丈之山玉瑤爲林七修類槀普安山有石樹二株一則緑榦紅花之桃一則青榦白花之李道書崑阜生瑤笋千年一芽鬱然成林又沈休文符瑞志孫皓時臨海郡吏伍曜在海際得石樹高三尺餘枝莖紫色洽聞記唐永昌中臨海馮文得白石連理樹三株獸之能言者狌狌萬萬昆𧿹白澤角端山𤢕之類皆是又譯史哈烈有肉角馬能人語神異經西

南大荒中有獸如兔人面能言言常欺人其名曰詑

焉有虬龍負熊以遊

說文龍有角曰虬熊似豕山居冬蟄按龍負熊無考

豈非類而合者若莊浪鳥鼠粵西牛蛇之類耶抑即

拾遺記所云鯀沈羽淵玄魚黄熊神化不一常與蛟

龍跳躍而出耶抑隨巢子載禹自化爲熊而抱朴子

復有禹乘二龍之說此固合而圖之耶柳天對云有

蛇逶迤不角不鱗嬉夫玄熊相待以神

雄虺九首儵忽焉在

海外北經共工臣曰相栁九首人面虵身而青食於九土所抵即爲澤谿禹殺之儵忽急疾貌按相栁大荒經作相繇其爲原所問無疑然山海經載之北土而招魂又列之南方葢其身食九土往來無定亦正儵忽之明驗也

何所不死長人何守

天對員卬之國身民後死又古書載不死者龍伯民

阿姓國三面人毗騫王無脅三蠻白民祈淪頻斯軒轅驩兜移池諸國西北方玉饋井旁人不可勝紀蓋此言不死乃其國俗本然下言延年不死則仙家服食之功也何守本家語防風何守而言舊註防風氏守封禺山在今湖州武康縣又招魂長人千仭惟魂是索或舉之與不死反對也按古來長人之說不一唐類函集列子河圖龍文神異經所載至西北海人長三千里止矣而凉州異物志又云有大人在丁零

北長萬餘里爲大之言何所不至哉吾友陳曾起邊州聞見録云康熙二十六年有從滇南航海者遥望浮圖峙雲表俄即之人也欠伸而起捉七人啗之還坐如浮圖衆潛走奔船其人舉足即至曳船衆斧之斷指長二尺有奇歸獻制府范公或曰此獨人國也

靡蓱平九衢枲華安居

靡蔓也蓱水草九衢猶山海經言四衢五衢言其枝交錯九出象九衢之路也按家語楚王渡江得蓱寔

大如斗豈其類耶枲廣韻曰麻有子者玉篇云麻無子者未詳孰是李陳玉曰枲與九衢之莽同舉下文又云蛇吞象似皆至小爲大之意也余按焦茂孝說楛云疏麻大二圍高四丈四時結寔無衰落九歌折疏麻兮瑤華則李氏之言信有徵矣又朝鮮記鹽長之國有建木玄華黃寔其實如麻百仞無枝下有九枸枸與衢古字相通所謂枲華者豈即建木之謂耶

又月令孟夏之月靡草死則靡莽或二物也

靈蛇吞象厥大何如

象獸之最大者海內南經巴蛇食象三歲出其骨郭
註云其長千尋庚仲雍江記羿屠巴蛇於洞庭其骨
若陵故曰巴陵有象暴骨為象骨山朝鮮記朱卷國
黑蛇青首食象閩奇錄有書生遊番禺山中見氣高
丈餘如烟鄉人曰此蛇吞象也

黑水元趾三危安在延年不死壽何所止

西山經崑崙西北隅黑水出焉元趾承黑水言路史

餘論註黒水染足渉者其色黝黒入膚是也通鑑前編沙州燉煌縣卑羽山三峰峭絶人以爲三危延年不死本黒水三危而言山海經黒水之前有大山曰崑崙有人戴勝虎齒豹尾穴處名西王母三危山三青鳥居之爲西王母取食朝鮮記黒水之間有不死之山穆天子傳黒水之阿爰有木禾食者得上壽拾遺記勃鞮國人壽千歲食黒河水藻淮南子三危之國石城金室飲氣之民不死之野

鯪陵魚何所𩁹及移切堆焉處

南越志鯪魚鯉也形似蛇而四足能陸能水尾大能穿穴又臨海異魚贊吞舟之魚其名曰鯪背腹有刺如三角菱又禽蟲述陵魚手足人面而魚身東山經北號山有鳥狀如雞白首鼠足虎爪食人名鬿雀楊誠齋天解云堆當作雀李給諫筆記崇禎甲戌鳳陽有鳥數萬兔頭雞身鼠足味美犯其骨立死考其狀疑即鬿堆也

羿焉彃畢日烏焉解羽

羿有窮之君善射彃射也世紀大荒中暘谷上有扶桑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皆載烏王註淮南言堯時十日並出草木焦枯命羿仰射中其九日日中烏盡死墮其羽翼今按廣輿記謂潞安府三㟙山即羿射烏處然淮南子無烏死墮羽之文蓋叔師增飾之辭也又柳子厚云烏當作烏大荒北經有大澤方千里羣鳥所解則與上句各一事也又拾遺記堯時秖

支國獻重明鳥狀如雞音如鳳時解落毛羽以肉翮
飛能搏逐妖惡獸或因射日同在堯時而類問之歟
余按以上皆舉地上之遐異者以窮之焉彈焉解皆
問其地也

禹之力獻功降省下土方焉得彼嵞（塗同）山女而通之於
台桑

力獻功謂勤力獻進其功也下土方用商頌語塗山
在今鳳陽府懷遠縣世紀塗山氏合昏於台桑之野

太康地紀塗山西南台桑地也問禹方經營水土何暇合昏於台桑乎通謂昏姻之禮也

閔妃匹合厥身是繼胡爲嗜不同味而快鼂飽朝同

閔憂也吳越春秋禹年三十未娶自恐時暮祝曰娶必有應乃有白狐九尾造焉於是娶於嵞山呂春秋禹娶嵞山女自辛至甲四日復往治水同齊一也不同味言所嗜不齊頃刻而變也言禹憂無妃匹而娶者急爲後嗣計耳胡爲又止四日而别如食味者

所嗜忽變但快一朝之飽乎

啟代益作后卒然離蠥(孽同)何啟惟憂而能拘是達皆歸䠶(射同)鞫(鞠)而無害厥躬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

益禹賢臣此段文義多不可曉按通釋云竹書紀年益代禹立拘啟禁之啟反殺益以承禹祀離去蠥害也卒然離蠥言忽然攻益而去其害也憂憂思也能拘是達言被拘而能出也䠶彈射也鞫訊鞠也作起播傳降下也言啟之黨皆為益之所排擊而不能為

害於啓何益已革夏命而禹之統緒復能流傳於下乎

啓棘賓商九辯九歌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地

大荒西經啓上三嬪於天得九辯九歌以下朱子云棘當作夢商當作天蓋篆文相似之誤謂啓夢上賓於天而得帝樂以歸也隨巢子禹治水自化為熊以通轘轅之道塗山氏見而慙遂化為石禹曰歸我子於是石破北方而生啓穆天子傳註啓母在嵩山化

爲石今有啟石問啟能通於天爲聖王何生而屠副其母乎

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躲_石_夫河伯而妻_去聲_彼雒嬪

夷羿氏也朝鮮記帝俊賜羿彤弓素繒羿是始恤下地之百艱革除孽害也抱朴子馮夷以八月上辛溺河上帝署爲河伯洛嬪如淳曰伏羲女溺洛而死爲洛水神章句云傳曰河伯化爲白龍遊於水旁羿射之眇其左目羿又夢與洛神交言帝本使羿除民害

何乃多行不義乎又按竹書夏帝芬十六年雒伯用與河伯馮夷鬬蓋河洛皆古諸侯國名伯其爵嬪其妃耳

馮憑珧遥利決封豨希是䠶何獻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

馮引滿也爾雅弓以蜃者謂之珧決象骨為之著右大指以鉤弦者孫子羿得寶弓犀質玉文曰珧弧隨巢子奚祿山崩天賜玉決於羿宮淮南子堯使羿禽

封豨於桑林蒸一作烝冬祭也獻膏以豕膏祭天也

若順也問封豨食人羿射殺之正除民害者何獻肉

而帝反不順乎又按路史註以封豕爲樂正夔之子

則獻膏殆宋公用人之意故帝弗順歟

浞娶純狐眩妻爰謀何羿之䠶革而交吞揆之

按路史浞寒君伯明氏之讒子弟也羿篡夏自立任

以爲相浞烝取羿室純狐内媚外賂娛羿於畋因與

家衆共殺羿又湘煙錄緯書嫦娥小字純狐則眩妻

爰謀蓋言浞本慼愛羿妻而造謀故殺羿而取其妻也射革猶言貫革交吞揆謂並進而吞謀之

阻窮西征巖何越焉化爲黄熊巫何活焉

左傳堯殛鯀羽山其神化爲黄熊入於羽淵十道志羽潭東有羽山羽淵固在山之西也言鯀永遏之後已絶西行之路何復能越山而入羽淵乎黄熊國語作黄能能鼈之三足者舊謂熊獸非入水之物故是能也按汲冢瑣語晉平公夢朱熊窺屏子產曰共工

之御浮游自沉於淮其色赤狀如熊則水之有熊久矣又述異記熊神獸入水陸居曰熊水居曰能蓋一物也又江淮中有獸名熊蛇之精冬化爲雉春復爲蛇巫神醫也活指化熊言按山海經靈山有十巫百藥爰在窫窳蛇身人面爲貳負之臣所殺帝憐其無罪使六巫夾其尸操不死之藥以距之窫窳復活變爲龍首居弱水中由此推之鮌之變化意亦巫之所爲故以爲問歟

咸播秬（巨）黍莆（蒲同）雚（丸）是營何鯀并投而鯀疾脩盈

秬黑黍也黍禾屬而粘者蒲水草有脊可為席雚方莖白花一名益母一名蓷疾咎脩長盈滿也言鯀欲使民播種故於雚蒲之地營築為堤其心非有不善何與四凶並投而咎罰又特重乎然則巫之活之蓋有由矣按詳此二節則殛當從殺為是一說西征并投指三苗言蓋舜誅四凶以輕重為序此舉其重者以相較也言舜阻絕有苗於極西之地何以踰三危

之崄而過乎殺鯀於羽山之地巫何以從而活之乎

三苗志在作亂而鯀志在救民何與三苗幷竄而罰

更重乎　以上皆問夏事

白蜺嬰茀茀胡爲此堂

蜺螮蝀也赤白爲虹青白爲蜺海外東經虹虹在君

子國北各有兩首蓋虹神也按古書載飲蘚偬之酒

淫陳濟之妻又容中閒集伍均澤行隴閭見雙蟲出

樹下首尾皆蛇腹如鱉四足並行至樹巔昂首噓氣

一紅一緑成虹亘天有頃下樹虹漸散邊州聞見録紀白虹湖州寄書事虹且有父子則虹固寔有其物矣嬰縈繞也茀雲之逶迤似蛇者堂原所見之祠堂也

安得夫良藥不能固臧臧同藏

謂月神也淮南子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以奔月悵然無以續之靈憲嫦娥羿妻也竊藥將奔月枚筮之於有黄吉遂托身於月爲蟾蜍通雅隂宗

之精爲蟾蜍三足司太陰之行度

天式從足翁切横陽離爰死大鳥何鳴夫焉喪去聲厥體

西山經鍾山之神曰鼓與欽䲹殺葆江於崑崙之陽天帝戮之欽䲹化爲大鶚音如晨鵠鼓亦化爲鵕鳥其音如鵠式法也言天之法令縱横莫禦陽神一離則死矣何復化爲大鳥而不能亡其身乎舊註自白蜺嬰茀至此引列僊傳泰山崔文子學仙於王子喬子喬化爲白蜺持藥與之文子驚引戈擊蜺墮其藥俯

視之子喬尸也須臾化爲大鳥飛去按其文與此八句曲折相符疑子政因此而設爲之

蓱號平聲起雨何以興之

此雨師也搜神記雨師一曰屏翳一曰號屏郁離子蓱號行雨按此則蓱號皆雨師名金樓子雨師龍也開山圖雨師似蛹又如蛭詩云興雨祁祁

撰體脅鹿何以膺之

謂風伯也後漢書明帝迎飛廉并銅馬置上西門外

三輔黃圖飛廉鹿身頭如雀有角蛇尾豹文能致風

氣撰具脅腋也膺受其形也

鼇戴山抃卞何以安之釋舟陵行何以遷之

鼇巨龜抃拊手也玄中記巨靈之龜背負蓬萊山而

抃列子東海五山相去七萬里隨潮往來不得暫峙

仙聖毒焉帝命禺强使巨鼇十五舉首戴之五山始

峙俄而龍伯之國有大人焉一釣而連六鼇合負而

歸於是岱輿員嶠二山流於北極沈於大海仙聖之

播遷者巨億計按此節疑指此事而言舟喻鼇之在水負山如舟之載物也陵山也行移也釋舟陵行謂鼇去而山移也遷播遷也二之字皆指仙聖言問旣爲仙聖何以待鼇而後安何以去鼇而遂遷乎自白蜺嬰茀至此皆物類之神者錯見於斯豈以鯀神化黄熊寔爲夏郊而以類圖之故遞以爲問乎

惟澆在戸何求於嫂何少去聲康逐犬而顛隕厥首女岐縫裳而館同爰止何顛易厥首而親以逢殆

澆寒浞因羿室所生者女岐澆嫂也沈休文竹書註
少康使女艾諜澆初浞娶純狐氏有子早死其婦曰
女岐寡居澆往至其户陽有所求女岐爲之縫裳同
舍而宿女艾夜入襲斷其首則女岐也艾乃田獵放
犬逐獸因嗾澆顛隕斬之蓋亦因此文而附會之辭
殆危也澆已幸免而卒誅女岐誨淫而先死此又天
道之最靈者矣
湯謀易旅何以厚之覆舟斟尋何道取之

朱註湯字蓋康字之誤謂少康也史記禹後分封有斟尋氏在今山東登州府左傳夏后相失國依於二斟浞使澆殺斟灌以伐斟尋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歸有仍生少康長為虞庖正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收二國之燼卒滅浞澆竹書相二十七年澆及斟尋大戰於濰覆其舟滅之問康始為一旅之主今欲易而為王何以厚集其衆乎斟尋之國久已覆滅何復能取其衆而用之乎　此兩節終

前羿浞之事

桀伐蒙山何所得焉妹末嬉喜何肆湯何殛焉

蒙山國名妹嬉桀妃列女傳桀日夜與妹嬉飲酒聽用其言忤喜者死世紀湯伐桀桀敗與妹嬉浮海奔南巢之山以死舊註桀伐蒙山得妹嬉因肆其情意而爲湯所殛故指而問之一說竹書帝癸十四年伐岷山得二女曰琬曰琰愛之而棄其元妃妹嬉於洛以與伊尹交遂亡夏岷山一名鴻蒙豈蒙山所得本

指琬琰而曰何所得何肆何殛乃爲妹嬉釋冤乎

舜閔在家父何以鰥堯不姚告二女何親

閔憂也鰥本虞書有鰥在下而言問舜孝如此父何以不爲娶乎姚瞽瞍姓二女堯女娥皇女英也問堯未告瞽瞍何遂以二女妻舜乎　二節一以婦人而亡一以婦人而興故問之

厥萌在初何所意古億字焉璜臺十成誰所極焉

億度也璜美玉成重也舊註紂爲象箸而箕子嘆曰

彼爲象箸必爲玉杯玉杯必盛熊蹯豹胎如此則必崇廣宫室紂果作玉臺十成以至於亡問紂始有奢侈之萌何遂能億之而知其所極乎世紀紂作瓊室飾以美玉七年乃成大十里髙千丈多發美女以充之十成之謂也

登立爲帝孰道尚之女媧古華切有體孰制匠之

上二句謂女媧也黄維章云上先言初萌後言十成此先言登立後言女媧皆倒句也路史伏羲没女弟

妽媧立三墳又云伏羲后也問自古無女子爲帝者
以何道而尊尚之乎河圖挺佐輔女媧牛首蛇身宣
髮玄中一日七十化釋文黑白雜爲宣匠營治也問
女媧有奇異神變之體誰制而造之乎淮南子黃帝
生陰陽上駢生耳目桑林生臂手女媧所以七十化
也　二節一寵婦人行侈而亡一尊婦人爲帝而王
故類舉之
舜服厥弟終然爲害何肆犬豕而厥身不危敗

舊說服事也言舜服事其弟弟終欲殺之也余按文勢似謂象已服舜而猶謀害者蓋指四岳薦舜已言象蒸乂不格姦而猶爲謨蓋之舉也肆犬豕指欲殺兄妻嫂而言不危敗謂不誅而封之有庳一說不危敗指舜言謂焚廩揜井終不能害也

吴獲迄古南嶽是止孰期去斯得兩男子

舊說以兩男子爲太伯仲雍今姑仍之吴越春秋古公病泰伯仲雍知父欲立季歷托名採藥於衡山遂

之荆蠻斷髪文身示不復用自號勾吴迄及也去避也言讓國乃唐虞古風吴得近古之人止於南岳孰與期會而避地於此使荒遠之地得此兩男子乎二節一以弟而殺兄一以兄而讓弟皆相形之辭

緣鵠飾玉后帝是饗何承謀夏桀終以滅喪去聲

吕春秋伊尹説湯以至味湯曰可為乎對曰君為天子然後可具獨異志伊尹負鼎干湯湯令調味甚甘得進見湯問之答曰使臣調國亦如是矣遂以為相

鵠玉皆鼎俎之飾也承進也言與湯進謀夏桀而滅之也后帝謂湯史記夏商之君皆稱帝

帝乃降觀下逢伊摯何條放致罰而黎服大說悅

帝即湯降觀即後東巡也不意中得一良相故曰逢摯伊尹名鳴條在今解州安邑縣北二十里史記桀走鳴條放而死呂春秋湯爲天子夏人大說如得慈親黎衆也

簡狄在臺嚳科斛切何宜元鳥致貽女何嘉

帝嚳即高辛也簡狄嚳次妃元鳥燕也呂春秋有娀氏二女居九成之臺帝令燕往視二女愛而搏之覆以玉筐發之燕遺卵北飛符瑞志簡狄從帝祀郊禖浴於元邱之水有元鳥遺卵墜地吞之生契按詳文義及思美人高辛靈晟二語蓋謂狄在母家帝遣元鳥致聘而成妃匹與呂春秋之說畧符世所傳吞卵孕契之事皆非原指也　此因湯而及其先世也

該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終獘於有扈牧夫牛羊

洪註有扈以禹傳子不義伐啓啓滅之有扈遂爲牧豎該載秉持季末臧善也夫禹以啓能秉持其德而傳以天下胡終不能服有扈之心至於甲兵頓斃而僅乃得勝乎有扈夏同姓國地在今西安府鄠縣

干協時舞何以懷之平脅曼膚何以肥之

虞書禹伐有苗班師振旅舞干羽於兩階而有苗格按錢氏謂此章指禹德言舞干格苗禹佐堯之事脅平曼膚狀民之肥蓋文德誕敷之效然則言此似形

啟之未能持禹德也黷兵則遠不能懷民不能肥矣

有扈牧豎云何而逢擊牀先出其命何從

淮南子有扈氏爲義而亡云何而逢嘆其所遭之不

幸也啟攻扈時親擊之於牀上而有扈已先出矣問

此何所逃其命乎

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何往營班祿不但還來

按恒秉承該秉言則此節似亦謂啟也竹書啟六年

伯益薨祠之越絶書益死後啟歲善犧牲以祠之故

曰啟獻犧於益朴大營求班布祿福也言啟常守禹薦益之德故益雖死猶歲以大牛往祠此何從而得之乎其往祠也又必求其錫福非徒祠畢而歸生奪之死祈之又何說也　自該秉季德至此皆據圖以問而不著其名故說者多異今按牧豎之說與少康爲有仍牧正相合擊牀先出與女岐易首事相合故朱子謂此篇所問扈浞事多混而王叔師直以有扈爲澆國或自有據也嘗即此意推之季幼也該秉季

德言少康幼有令德也厥父是臧黄氏云美幹蠱也
有扈謂澆牧牛羊爲牧正也終極也言極爲有扈所
困也干協二句言澆之凶暴非干羽可懷也平脅通
澆才力勇武故以駢脅曼膚目之牧豎指康言云何
而逢言澆與康何地而相逢也其命何從謂擊牀而
得女岐首澆獨何從而出也按姚伯審訓篡云戶扈
鄠一也故路史以有扈爲戶氏然則惟澆在戶殆即
扈耳朴黄氏云鞭朴也朴牛猶云牧牛言少康常持

其幼德而不變可謂賢矣然本由牧豎而興未嘗問
學何以得此乎往營班禄猶逐大事言錢氏云古者
田獵獲禽三殺上供之外餘皆比禽大小班諸執事
言少康之畋本以班禄而往何遂能因以滅澆乎不
但還來不但成獵事還也並疏之以俟知者　按夏
初之事篇中屢見蓋以世道升降之原惟此時爲甚
故三致意焉又以爲湯武征誅起例也
昏微遵迹有狄不寧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

章句人循闇微之道爲戎狄之行者不可安其身晉大夫解居父過陳見婦人負子欲與之淫婦人引詩刺之曰墓門有棘有鴞萃止言棘上有鴞以愧之也蓋因列女傳陳辯女之事而附會之朱子固詟其过曲無據矣惟錢氏謂匹夫匹婦會於牆陰之事似爲近之昏微黄昏隱微之地也遵跡謂相隨而行有狄不寧言夷狄禽獸之行於理不安也下二句蓋淫佚之境特無所考其事耳

眩弟並淫危害厥兄何變化以作詐而後嗣逢長

此節亦未知何指按公羊傳魯公子慶父公子牙通於哀姜以脅公與此絕相類蓋二子皆莊公母弟而有後於魯者逢長謂逢季友而立後也言二子眩惑其嫂並爲淫亂既謀弑兄又殺其兄之二子何變詐多端若此而猶得延其後乎　二節皆壁上所繪淫亂之事如青藤路史所載蜃畫蓋三代前已有之也亦因同館擊牀之事而類記之

成湯東巡有莘爰極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

有莘國名今開封府陳留縣極至也曰東巡者湯居西亳爲今河南府偃師縣在有莘之西也小臣謂伊尹世紀湯夢人抱鼎俎對已而笑寤而求伊摯於有莘之野其君留而不遣湯乃求昏於有莘遂嫁女於湯以摯爲媵臣列女傳有㜪之妃湯也統領九嬪咸無妒媢卒致王功故曰吉妃也

水濱之木得彼小子夫何惡去聲之媵有莘之婦

小子謂伊尹呂春秋伊尹母居伊水上孕夢神曰臼出水東走無顧明日視臼出水告其鄰東走十里顧其邑盡爲水因化爲空桑有女子採桑得嬰兒空桑中獻之有莘之君命烰人養之故曰伊尹尚書大傳伊尹母行汲化爲空桑父尋至水濱見桑穴中有兒取歸養之惡之謂有莘惡其從木中出因以送女也

湯出重平聲泉夫何辠古罪字尤不勝心伐帝夫誰使挑之

太公金匱桀怒湯用趙梁計召而囚之均臺寘之重

泉湯行賂桀釋之前漢志左馮翊有亶泉帝謂桀也
不勝心伐帝言伐桀非湯本心有挑之者謂尹也
會鼂爭盟何踐吾期蒼鳥羣飛孰使萃之
會朝本詩會朝清明而言葢羣后以師畢會之朝也
史記武王伐紂渡江諸侯不期而會孟津者八百餘
國汲冢周書武王曰自發生六十年飛鴻滿野天不
享殷按揚子雲方言南楚謂鴻鴈爲蒼鶖即蒼鳥也
何踐吾期指人心言孰使萃之指天事言

列擊紂躬叔旦不嘉何親揆發定周之命以咨嗟

列齊揆度也叔旦武王弟周公發武王名列擊指大會孟津言洪註六韜云武王與周公旦望紂之陳引軍止之太公曰君何不馳周公曰天時不順龜燋不兆星變又凶何可驅也故曰叔旦不嘉佘按吕春秋武王勝殷恐懼流涕命周公旦進殷遺老而問民所欲又韓詩傳武王伐紂太公曰咸劉厥敵靡使有餘武王曰嗚呼天下未定也周公曰使各度其宅佃其

田武王曰嗚呼天下定矣豈所謂咨嗟定命者耶

授殷天下其位安施反成乃亡其罪伊何

施與也言天始授殷以天子之位安所見而予之乎

因其有罪又反其所以成之者而亡之其罪果何在

乎按紂之罪明見下文此虛作詰問者蓋叮嚀感慨

之意

爭遣伐器何以行之並驅擊翼何以將之

牧誓稱爾干比爾戈立爾矛所謂爭遣伐器也六韜

翼其兩旁疾擊其後詩云時維鷹揚所謂並驅擊翼
也何以行何以將徵辭也與所謂倒戈攻北者矛盾
矣一說兵法水戰有三翼舸顏延年詩千翼泛飛浮
擊翼猶言擊檝師尚父所謂總爾衆庶與爾舟檝也
自成湯東巡至此類舉放伐之事
昭后成遊南土爰底厥利維何逢彼白雉
昭后康王子名瑕成遂底止也利言其心所貪也竹
書紀年云昭王末年荊人卑詞致於王曰願獻白雉

乃密使漢濱之人膠船以待王遂南廵狩抵漢中流膠液船解與祭公辛餘靡皆溺

穆王巧梅（每）夫何周流環理天下夫何索求

穆王昭王子名滿梅貪也竹書註穆王北征流沙西征崑崙環履天下億有九萬里穆天子傳天子大朝宗海乃里西土之數註計其道里也即環理之意言穆王巧於貪求其周流豈無故乎環理天下徒手而歸何所索求乎又梅王本作挴徐友雲云足指也巧

好也按此則巧栂疑即利趾捷足之意

妖夫曳衒眩何號平聲于市周幽誰誅焉得夫褒姒

幽王名宮涅宣王子褒姒幽王嬖妾國語夏之衰也二龍止於庭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請其漦藏於櫝至周厲王末發之漦流於庭化爲玄黿入王後宮童妾遭之孕當宣王時生女棄之先是童謠曰檿弧箕服寔亡周國有夫婦鬻是器者王執之夜逸去聞所棄女號取之奔褒及幽王時褒人有獄入之是爲

褒姒王嬖之廢申后及太子宜臼而立爲后遂爲申侯犬戎所殺褒國名姒姓今爲漢中府褒城縣曳衒貿物衒賣也誰誅言天之生此久矣非人之罪也

天命反側何罰何佑齊桓九合卒然身殺弑

齊桓名小白國語桓公任管仲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子管仲卒桓公用易牙堂巫豎刁開方期年作亂圍公一室飢不得食渴不得飲援幭裹首而絕故曰身殺也　自會鼂爭盟至

此歷問周事而春秋所最著者莫如齊桓故特舉焉

然桓公之死蓋因不從輔弼之言内多惑亂外用讒

諂故也故下文紂之亂惑因類及之

彼王紂之躳孰使亂惑何惡去聲輔弼讒諂是服比干何

逆而抑沈之雷開何順而賜封之

亂惑即下文所云殷有惑婦也比干紂諸父韓詩傳

紂爲炮烙刑比干諫紂殺之剖其心大紀雷開進諛

言紂賜金玉而封之按紂以好色用讒棄賢而亡此

蓋原傷今懷古痛哭流涕之言也

何聖人之一德卒其異方梅去聲伯受醢箕子詳佯同狂

方術也史記九侯有好女入之紂女不喜淫紂殺之

而醢九侯鄂侯爭之彊并脯鄂侯梅伯即鄂侯也箕

子紂諸父韓詩傳比干諫死箕子曰知不用而言愚

也殺身而彰君惡不忠也遂被髮佯狂而爲奴按史

記本紀世家載箕子事與比干死互有先後未知孰

是

稷維元子帝何竺竹之投之於冰上鳥何燠之

史記后稷名棄母有邰氏曰姜嫄爲帝佶元妃出野見巨人跡踐之而孕生稷棄之冰上飛鳥以翼覆之以爲神遂收養之詩曰先生如達稷本元妃首生之子故曰元子也帝帝佶也竺一作篤按古竺篤毒三字通用西域天竺亦曰天毒書天毒降災史記作天篤下灾此文竺篤宜皆從毒解言稷爲元子帝當愛之何爲而毒苦之耶

何馮[馮]弓挾矢殊能將之既驚帝切激何逢長之

月令仲春玄鳥至之日祀高禖后妃率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於高禖之前所謂馮弓挾矢也史記稷爲兒時屹如巨人之志其游戲好樹麻菽麻菽美所謂殊能也馮弓引滿也將予也帝亦謂嚳也帝之棄稷不一而足非驚怪激切不至此逢長如牛羊飼之之類言所逢皆護惜長育之也言馮弓挾矢亦祈子之常何遂有奇才以予之乎驚帝見

棄濱死者數矣何所至皆延長之乎

伯昌號衰秉鞭作牧何令徹彼岐社命有殷國

伯西伯也昌文王名號衰號令於殷衰也周禮冢宰施典於邦國而建其牧秉鞭本牧義而言竹書文丁四年命季歷爲牧師文王葢承季歷而爲牧伯也說見孔叢子徹通也岐在今鳳翔府岐山縣汲書諸侯受命於周乃建大社於周中其壝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亹以黄土將建諸侯鑿取其方之

土苞以黄土苴以白茅以爲土封所謂通社於天下也言文王秉鞭作牧特爲商諸侯耳何以能代商而通岐社於天下乎

遷藏去聲就岐何能依殷有惑婦何所譏

吴越春秋古公杖策去邠邠人扶老攜幼揭釜甑而從之藏府藏也雍録邠去岐二百五十餘里易益四爻利用爲依遷國言太王遷府藏就岐下何所依倚而立國乎惑婦指妲己何所譏言有何事爲人所譏

議也

受賜玆醢西伯上告何親就上帝罰殷之命以不救

受紂名西伯謂文王也呂春秋紂殺梅伯而遺醢文王文王貌受以告諸侯上告未詳舊說紂以梅伯醢賜諸侯文王以祭告上帝乃親致紂之罰也

師望在肆昌何識鼓刀揚聲后何喜

韓詩傳太公屠於朝歌天熱肉敗章句呂望鼓刀列肆文王往問之呂望曰下屠屠牛上屠屠國文王喜

載與歸揚聲古者屠刀柄首有鈴也

武發殺殷何所悒載尸集戰何所急

汲書武王至紂死所射之三發擊以輕呂斬以黃鉞折其頭縣大白之旗尸子武王親咋紂頭手汙於血不溫而食猶猛獸然淮南子武王伐紂載尸而行海內未定故不爲三年之喪悒不快也言何所恨怒而若此乎何所急蓋父死不葬爰及干戈之意　前已類敘湯武放伐之事自王紂至此復取商周興廢之

原而申問之猶前言妹嬉簡狄之意也

伯林雉經維其何故何感天抑墜古地字夫誰畏懼

舊說謂晉太子申生也伯林或曰地名或曰申生字也國語申生雉經於新城之廟釋名屈頸閉氣曰雉經如雉之爲也抑塞也言其寃可以動天塞地何所畏懼而不自明乎王姜齋曰申生之死驪姬賊之也篇中於女戎之禍三致意焉蓋深痛鄭褎之禍楚也余按伯林之爲申生無據且詳上下文勢當指殷周

之世言不宜忽入晉事也然未有所考姑仍其舊

皇天集命惟何戒之受禮天下又使至代之

言天集命與王者何不常有以戒之乃方爲王而受天下之禮又使他姓至而代之乎此綜三代之事而浩嘆之又以哀後人也

初湯臣摯後兹承輔何卒官湯尊食宗緒

史記伊尹去湯適夏旣醜有夏復歸於亳承進也承輔言進爲桀輔也官湯復爲湯臣也尊食宗緒言尹

配享於商廟如周書所謂以功作元祀也世紀沃丁八年伊尹卒葬以天子之禮祀以太牢呂春秋湯祖伊尹世世饗商言伊尹已爲夏臣何卒事湯而佐命乎

勲闔夢生少去聲離散亡何壯武厲能流厥嚴

舊說勲功也闔吳王闔閭也夢闔閭祖壽夢壽夢卒闔閭之父太子諸樊立諸樊傳弟餘祭夷眛及夷眛子僚闔閭不得立故曰少離散亡離罹也伍子胥進

專諸弑王僚闔閭立以子胥爲將相三年將吳兵復

讐破楚嚴威嚴嚴也謂能任子胥而流播其威嚴也壯

者對少而言　二節獨類言湯闔者皆用敵國之臣

以立功也賢才向背爲天命去留之本故承皇天集

命之後而致意焉

彭鏗斟雉帝何饗受壽永多夫何長

神仙傳彭祖名鏗至殷末年七百六十七歲而不衰

彭國名地在今徐州方言斟協汁也謂和協滋味也

舊說鏗好和滋味進雉羹於天帝帝饗而錫以壽一說鏗斟雉羹獻於帝堯堯享之壽百餘歲則受壽永多蓋指堯也路史彭祖以斟雉養性事放勲

中央共牧后何怒螽蛾古蟻字微命力何固

列子四海之齊謂中央之國帝王世紀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湯受命存者三千餘國周克商封者凡千七百七十三國春秋時有千二百國至於戰國存者十餘埤雅螽居如臺蟻居如樓抱朴子蜂

有兼弱之智蟻有攻寡之計通雅云經傳多書蟻作
蛾省文也言中央列土共治其民天何怒之而敗亡
相續乎蜂蟻至微猶有戰守之方而人反不如乎
二節言天意之不可知也
驚女采薇鹿何祐北至回水萃何喜
陸元恪云薇莖葉味皆似小荳蔓生可作羮亦可生
食回水回疾之水也亦見涉江萃聚也章句昔有女
子採薇有所驚而走北至回水之上止而得鹿家遂

昌熾不知何據按譙允南古史考夷齊采薇有婦人謂之曰子不食周粟此亦周之草木也於是餓死類林夷齊棄薇不食有白鹿乳之列士傳夷齊隱首陽山采薇而食有王摩子入山難之曰君不食周粟而食周薇奈何二人遂不食薇七日天遣白鹿乳之此問夷齊采薇驚聞女子之言甘心餓死何以得鹿而祐之乎管子齊桓北伐孤竹去卑耳溪十里有人長尺右祛衣走馬前管仲曰此登山神俞兒也霸王之

君興則見走馬者導也右袪衣示前有水從右涉也行至卑耳溪左深及冠右及膝從右涉果大濟按孤竹今爲永平府地居北邊疑因夷齊而類及之也問桓公北渡回疾之水何以遇神而見喜乎

兄有噬犬弟何欲易之以百兩去聲卒無禄

章句兄秦景公也弟公子鍼也秦伯有囓犬鍼欲以百兩之車易之秦伯不聽遂逐鍼而奪其禄　二節言或以無意而遇之或用意求之而不獲人事之不

可料者也又因夷齊兄弟讓國而類及之

薄暮雷電歸何憂厥嚴不奉帝何求

求猶責也此二句不知何指按金縢周公居東二年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越絶書成王夜迎周公涕泣而行似與此合言感天變而夜迎周公以歸果何所憂懼乎使成王不奉天之明威而不還周公天又將何所誅責之乎此引成王以動君而悼己之不得歸也

伏匿穴處爰何云荆勲作師夫何長

此歷敘楚開國之賢君見楚之可有爲也左傳楚先王熊繹辟在荆山篳路籃縷以處草莽又若敖蚡冒篳路籃縷以啟山林所謂伏匿穴處也云稱也言楚之先雖僻陋而世有賢君其可稱者何事乎又左傳楚武王荆尸授尸子焉杜註尸陳子戟也蓋楚始紀用戟爲陳所謂荆勲作師也楚自武王始大故曰荆勲猶吳言勲闔之意問武王用兵開國其所長者何

在乎

悟過改更平聲又何言吳光爭國久余是勝

左傳吳入楚昭王奔隨藍尹亹不與王舟及楚寧王欲殺之子西曰子常惟思舊怨以敗君何效焉王使復其所子西遷都於鄀而改紀其政所謂悟過改更也言楚人之言也吳光闔閭名久猶慣也余楚人自謂左傳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閭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所謂言

吳光爭國久余是勝也言楚既能知過而改其政又何復以吳之常勝爲言而懼之乎按又何言至是勝爲一句而於爭國畧讀爲是舊本又何言爲句非

何環穿自閭社丘陵爰出子文吾告堵敖以不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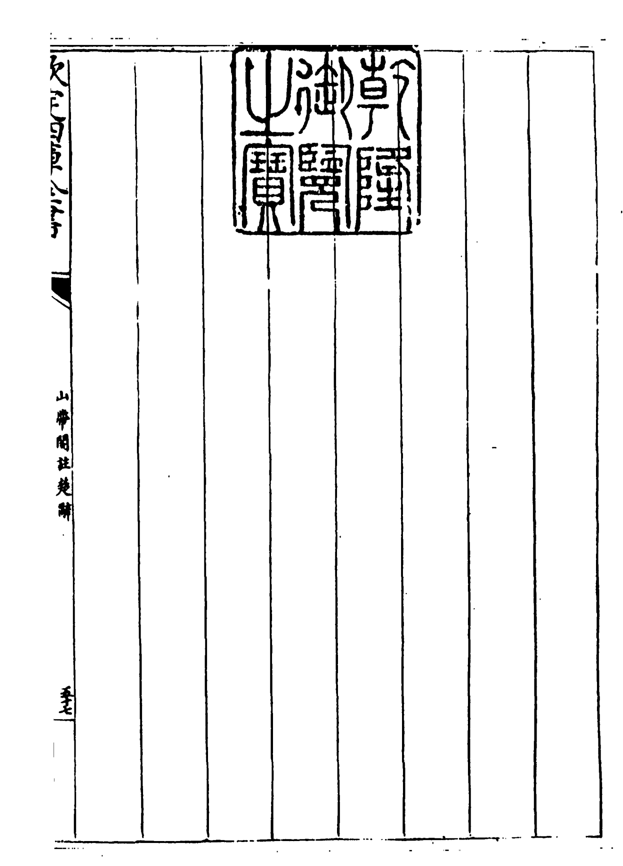
左傳鬬伯比淫於邧子之女生子文邧夫人使棄於夢中虎乳之邧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爲穀謂虎爲於菟故名穀於菟寔爲令尹子文環穿指邧子至虎乳之所言出取之而出也

堵敖楚文王子在位三年其弟成王弑之而自立成王八年以子文爲令尹言邳夫人棄子文隱僻如此而卒不死邳子又深入其地而出之則子文之爲天所啟久矣而堵敖不用有以知其不久也　上節望君之改過此節悼君之棄賢

何試上自予（與同）忠名彌彰

左傳鬻拳強諫楚文王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遂自刖也文王卒鬻拳自殺君子曰鬻拳可謂愛

君矣試上謂以兵嘗試其君也自予謂自是其言强君以必從也與呂春秋葆申笞王事畧同此蓋原自喻以死殉忠之意又通釋云試上自予謂試以上位自予也指楚昭王奔隨子西爲王服國於脾洩之事言忠臣苟利社稷無不可爲哀今王之信讒而多忌也亦通　自伏匿穴處至此蓋推究楚之故寔以寓意之辭舊說直以爲原之自序不復作詰問古先語於文爲失體矣


乾隆御覽之寶

山帶閣註楚辭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山帶閣註楚辭卷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錫寶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郭晉

謄録監生臣蕭華

山帶閣註楚辭卷四

武進蔣驥撰

九章

惜誦

涉江

哀郢

抽思

懷沙

思美人

惜往日

橘頌

悲回風

原既得罪觸事成吟後人輯之共得九章合為一

卷非必一時一地之言也

惜誦以致愍兮發憤以抒情所非忠而言之兮指蒼

以為正令平聲五帝以折中兮戒六神與嚮服俾山川以備御兮命咎繇古皋陶字使聽直

惜痛也誦增韻公言之也通作訟愍即後篇離愍之愍謂憂困也蓋原於懷王見疏之後復乘間自陳而益被讒致困故深自痛惜而發憤為此篇以白其情也所者誓辭正謂平其是非也五帝五方之帝太一之佐也折中辨析事理而取其中道也六神日月星水旱四時寒暑也嚮對服事也言對質其事也山川

山川之神也御侍也聽直聽其說之曲直也原以自陳而獲罪必有謂其不忠而讒之者故因而誓之曰使吾言而不忠則天地鬼神寔照鑒之憤極之辭也竭忠誠而事君兮反離羣而贅肬尤虛圖忌儇切媚以背倍衆兮待明君其知之言與行去聲其可迹兮情與貌其不變故相去聲臣莫若君兮所以證之不遠吾誼先君而後身兮羌衆人之所仇也專惟君而無他兮又衆兆之所讐也壹心而不豫兮羌不可保也疾親君而無他兮

有招禍之道也

離羣贅肬蓋在朝而無職如贅肉之無所用而為人所憎也僄輕利也誼與義同怨偶曰仇惟思念也讐謂怨之當報者不豫不猶豫也此一節蓋誦言之㫖而欲正之天神者言始以盡忠而失職皆因與衆異趨之故所以欲誦之明君而待其能知也且人臣之言行情貌莫逃君鑒證而相之豈難知哉吾義先君則盡力事君而與衆背矣專惟君則盡心事君而與

衆背矣惟專惟君則其心果決而不猶豫義先君則其事急疾而不顧私故身不可保而禍至無期此皆言行情貌之可證而冀明君之能知者也

思君其莫我忠兮忽忘身之賤貧事君而不貳兮迷不知寵之門忠何辠以遇罰兮亦非余之所志也行（去聲）不羣以顛越兮又衆兆之所咍（黑哀切）也紛逢尤以離謗兮謇不可釋也情沉抑而不達兮又蔽而莫之白也心鬱邑余侘傺兮又莫察余之中情固煩言不可結而詒兮

願陳志而無路退靜默而莫余知兮進號平聲呼又莫余聞申侘傺之煩惑兮中悶瞀茂之忳忳

莫我忠不以我為忠也賤貧指前已被疏而失禄位言遇罰即所謂致愍也咍嗤笑也離罹也謇語辭煩言煩亂之言瞀亂也忳忳憂貌此節言致愍之寔也言念君未知我之忠故忘其被斥而乘間自申其所以事君者不敢二心從俗固非以為邀寵之門也然至於無罪被罰亦豈所及料哉蓋至罰至而顛隕失

所則益快衆心而共笑之矣是以尤謗紛至則禍不可解也情志沉抑又無人代言也心之鬱邑君又不察也言之煩亂已又無可陳也進退無門煩鬱轉甚豈誦言之始念哉按呼號莫聞則所謂致慜者蓋非徒前此之失職且斥之不復在朝矣

昔余夢登天兮魂中道而無杭吾使厲神占之兮曰有志極而無旁終危獨以離異兮曰君可思而不可恃故衆口其鑠金兮初若是而逢殆懲熱羮而吹韲即伊切兮

何不變此志也欲釋階而登天兮猶有曩之態也衆駭遽以離心兮又何以為此伴也同極而異路兮又何以為此援（去聲）也晉申生之孝子兮父信讒而不好（去聲）行婞（婞同）直而不豫兮鯀用功而不就吾聞作忠以造怨兮忽謂之過言九折臂而成醫兮吾至今乃知其信然

申言已之始終遇困皆由於竭忠也杭航同方兩舟而並濟也厲神殤鬼蓋死而附神於占夢者極至旁輔也自有志至不可恃三句皆占夢之辭蓋以志有

所至而無旁輔示登天無航之象而斷其終之無成又戒以人臣之義雖當一心念君然不可專恃君恩而忘衆患也再言曰者叮嚀告戒之詞衆口鑠金美金見毀衆共疑之數被銷而銷鑠也初謂失職之始殆危也凡醯醢所和細切為虀羮熱而虀冷人有為熱羮所灼者其心懲忿見冷虀而猶吹之畏禍而變志之喻也釋階登天謂不求援而自誦於君也同極猶言同至一處謂同事一君也原之始本恃王之信

任而背衆竭忠故被讒而見疏然終不肯變志以從衆而自誦於君故衆益駭而莫爲之援以致斯愍也中生事詳春秋傳九折臂而成醫謂人九折臂久歷方藥則知所以療人也令指誦以致愍之後言

矰弋機而在上兮罻慰羅張而在下設張辟闢同以娛君兮願側身而無所欲儃壇佪以干傺兮恐重去聲患而離尤欲高飛而遠集兮君罔謂女汝何之欲橫奔而失路兮蓋堅志而不忍背貝膺牉判以交痛兮心鬱結而紆

軫擣禱木蘭以矯蕙兮糳昨申椒以為糧播江離與滋
菊兮願春日以為糗芳恐情質之不信兮故重平聲著以
自明矯几杳切茲媚以私處兮願曾增思而遠身
此序抒情之由而歸於潔身以避患也矰射鳥短矢
也弋繳射也機張機以待發也罻羅揜鳥網也辟開
也或云弩背也言讒人陰設機械張布開辟以娛誘
其君使賢人欲避禍而無處也儃佪遲留貌傺方言
逗也謂住也干傺求住也重增益也遠集謂遠適他

國也君罔謂汝何之謂君得毋責其欲去而何往也
横奔失路從衆變志之喻膺胸也胖半分也三者皆
不可為則胸背一體而中分之其交為痛楚有不可
言者矣擣舂也矯猶揉也糳精細米也播種也糗乾
飯屑也舂日新蔬未可食以此芳香為糗言不變其
守也重著承誦辭言恐君終不信我之忠故前誦言
雖不見察而復著此篇以自抒其情也橋舉也娟愛
也謂所愛之道也曽重也遠身隱居以避禍也

右惜誦

惜誦蓋二十五篇之首也自騷經言從彭咸之所居厥後歷懐襄數十年不變此篇曰願曽思而遠身則猶囘車復路之初願余固知其作於騷經之前而經所云指九天以為正殆指此而言也舊解頗多謬誤皆由未得誦字之意余本抽思歷情陳辭惜往日陳情白行之義疏之通體似為融貫其末章曰重著以自明未嘗不三復流涕也夫身將

隱矣焉用文之然必自明而後遠身夫豈惟不欲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乎蓋庶幾君之聞其言證其行而鑒其忠則蓀美可完猶誦之之意也指九天以為正兮夫惟靈修之故經固自言之矣

余幼好（去聲）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帶長鋏（夾）之陸離兮冠（去聲）切雲之崔嵬（桅）被明月兮珮寶璐世溷濁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馳而不顧駕青虬兮驂白螭吾與重（平聲）華遊兮瑤之圃登崑崙兮食玉英吾與天地兮比壽與

日月兮齊光

奇服與世殊異之服喻志行之不羣也七十曰老鋏

劒把也切雲高冠之名在背曰被明月夜光珠也璐

美玉名玉英玉苗也仙家採為服食首序己志行高

潔遠追聖帝足以光四表而垂萬世以起下莫知之

意也

哀南夷之莫吾知兮旦余將濟乎江湘乘鄂渚而反顧

兮欸哀秋冬之緒風步余馬兮山皐邸余車兮方林乘

舲靈船余上上聲沅兮齊吳榜去聲而擊汰船容與而不進兮淹回水而凝滯朝發枉陼渚兮夕宿辰陽苟余心之端直兮雖僻遠其何傷入溆浦余儃佪兮迷不知吾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猨狖又之所居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紛其無垠銀兮雲霏霏其承宇

南夷斥楚人濟江湘者原自陵陽至辰溆必濟大江而歷洞庭也按湘水為洞庭正流故水經以洞庭為湘水濟洞庭即濟湘也鄂渚今武昌府濟江而西道

經武昌其自陵陽可知欸唉同歎聲緒餘也謂初春
而秋冬餘寒未盡即招魂所謂獻歲發春也邸與抵
同史記河渠書西邸瓠口為渠是也方林地名此又
舍舟登陸也今自武昌陸行過咸寧蒲圻至岳州凡
五百里舲舟有窗者上溯流而上也沅水東入洞庭
而原西向故溯而上之齊並舉也榜櫂也吳人善為
櫂故以為名汰水波也回水水之湍急回流也自方
林以下當復從舟入湘以達於沅不言湘者已見上

文也枉陼地名今屬常德府辰陽溆浦亦地名今並
屬辰州府水經云沅水東逕辰陽縣合辰水又東歷
小灣謂之枉陼又云溆水出大溆山西流入沅自江
而湘而沅而枉而辰而溆皆自東至西之路也霰雨
凍如珠將為雪者垠涯也按辰州志溆浦在萬山中
雲雨之氣皆山嵐煙瘴所為也是時黔粤未通中國
辰州於楚最為西南苗猺之境非人所居原之往此
豈聖人浮海居夷之意錢氏所謂處人世而不見知

不如身處絕人之地者歟

哀吾生之無樂洛兮幽獨處乎山中吾不能變心以從俗兮固將愁苦而終窮接輿髠首兮桑扈臝同裸行忠不必用兮賢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葅醢與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余將董道而不豫兮固將重平聲昏而終身

接輿楚狂也被髪佯狂後乃自髠桑扈即子桑伯子臝行家語所謂不衣冠而處也以亦用也伍子吳相

伍員也逢殃諫夫差而被殺也與猶合也董正也重昏以深入無人之境言董道不豫即所謂髙駝不顧也重昏終身則於天地日月似不能比壽齊光矣然所負者如彼則所遇者如此其事固相因而其意不相悖也

亂曰鸞鳥鳳皇日以遠兮燕雀烏鵲巢堂壇善兮露申辛夷死林薄兮腥臊並御芳不得薄波惡切兮陰陽易位時不當兮懷信侘傺忽乎吾將行兮

曰以遠謂始遷陵陽而今入溆浦去君愈遠也露申未詳或曰即瑞香花亦名露甲叢木曰林草木交錯曰薄御用也薄附也陰陽易位喻小人在朝君子在野也懷信懷抱忠信也總言己之去君日遠由君側之多小人也忽乎將行應前將濟之意

右涉江

涉江哀郢皆頃襄時放於江南所作然哀郢發郢而至陵陽皆自西徂東涉江從鄂渚入溆浦乃自

東北往西南當在既放陵陽之後舊解合之誤矣其命意浩然一往與哀郢之嗚咽徘徊欲行又止亦絶不相侔蓋彼迫於嚴譴而有去國之悲此激於憤懐而有絶人之志所由來者異也抑惜往日云願陳情以白行兮得罪過之不意或者九年不復之後復以陳辭攖怒而再摘辰陽故其詞彌激歟篇中曰将濟曰将行又曰将愁苦而終窮将重昏而終身蓋未行時所作也

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離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東遷去故鄉而就遠兮遵江夏以流亡出國門而軫懷兮甲之鼂吾以行

此以下皆追叙初放之時純不雜而有常也不純命謂天福善禍淫而令使善者蒙禍是其命不常也震愆震懼於愆罪也百姓與民皆呼天自指之辭原以忠獲罪於君而歸其咎於天又若泛言百姓者遜辭也離散相失謂與親族相訣别也東遷者原遷江南

而至陵陽其地正在郢之東也江大江也夏水名出江入漢其水冬竭夏流故謂之夏軫痛也甲日辰也

發郢都而去閭兮怊超荒忽其焉烟極楫亝齊同揚以容與兮哀見君而不再得望長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過夏首而西浮兮顧龍門而不見心嬋媛而傷懷兮眇不知其所蹠順風波而流從兮焉如字洋洋而為客凌陽侯之氾濫兮忽翱翔之焉烟薄波惡切心絓古話切結而不解兮思蹇產而不釋

此下紀東遷之實郢楚都在今荆州府江陵縣閭里門也慆悲也楸梓也長楸所謂故國之喬木令人顧望而不忍去者搖搖流貌夏首夏水發源於江之處西浮舟行之曲處路有西向者龍門郢城東門水經云夏水出江流於江陵縣東南是則夏首去郢絶近然郢城已不可見故其心傷懐而不已也眇遠蹠踐也洋洋無所歸貌陽侯伏羲臣淮南註陵陽國侯也國近江溺死其神能為大波氾濫波貌薄止絓懸也

蹇産詰曲貌

将運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去終古之所居兮今逍遥而來東羌靈魂之欲歸兮何須臾而忘返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遠登大墳以遠望兮聊以舒吾憂心哀州土之平樂洛兮悲江介之遺風

下浮順江而東下也洞庭入江之口在今岳州巴陵縣上洞庭而下江上下謂左右禮東向西向之席俱以南方為上今自荆達岳東向而行洞庭在其南故

以洞庭為上而江為下也浦水涯也夏水東逕沔陽入漢無流至武昌而會於江謂之夏口背夏浦則過夏口而東去郢愈遠矣西思指郢都言水中高者曰墳介側畔也遺風謂故家遺俗之善州土平樂江介遺風皆先世所養育教誨以貽後人者故對之而愀然增悲焉

當陵陽之焉(如字)至兮淼(密杳切)南渡之焉(如字)如曾(層)不知夏之為丘兮孰兩東門之可蕪心不怡之長久兮憂與

憂其相接惟郢路之遼遠兮江與夏之不可涉忽若去
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復慘鬱鬱而不通兮蹇侘傺而
含慼
陵陽在今寧國池州之界漢書丹陽郡陵陽縣是也
以陵陽山而名至陵陽則東至遷所矣淼渺漾無涯
貌南渡者陵陽在大江之南也夏即夏水也在江之
北卯卯陵也孰沈韻何也兩東門郢之東關二門也
言已擯逐陵陽不得越江而北雖夏水化為卯陵且

不能知何有於郢之城闕或者蕩為蕪穢乎甚言已居陵陽年深地僻與郢隔絶也忽若猶忽然也忽若去不信者言身忽已去國而其心依戀郢都殊不自信也復反也洪註原初被放在懷王十六年至十八年復召用之有使齊之行三十年有會武關之諫而懷王不從卒死於秦頃襄王立復放屈原然則懷王於原屢黜屢用其遷於江南九年不復固當在頃襄之世也鬱鬱不通謂有懷而不能自達也

外承歡之汋(綽)約兮諶(忱)荏弱而難持忠湛湛(讒上聲)而願進兮妒被(披)離而鄣之彼堯舜之抗行(去聲)兮瞭(力杳切)杳杳其薄(波惡切)天衆讒人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偽名憎慍(上聲)惀(斂)之修美兮好(去聲)夫(扶)人之忼慨衆踥(妾)蹀(牒)而日進兮美超遠而踰邁

承上鬱鬱不通而言既以自哀不得不深恨黨人也汋約側媚之態諶誠也荏亦弱也湛湛重厚貌被離衆盛貌言小人飾為媚態以承君歡誠使人心意愜

弱不能自持是以懷忠願進者皆為所壅蔽而不得

通也瞭明也不慈因堯舜不以天下與子而言憎好

皆指君心慍惀煩憒貌又六書故云忠悃貌忼慨激

昂之意踥蹀行貌美即指修美之君子邁往也言君

子深憂遠慮而君故憎之小人喜為浮説而君故好

之是以小人日進而日親君子愈疏而愈遠也此又

因讒人之見用而進咎君心也

亂曰曼萬余目以流觀兮冀壹反之何時鳥飛返故鄉

兮狐死必首丘去聲信非吾罪而棄逐兮何日夜而忘之

曼引也首丘謂以首枕丘而死不忘所自生也申明

不能忘郢之意

右哀郢

舊說頃襄遷原於江南而不著其地今按發郢之

後便至陵陽考前後漢志及水經註其在今寧池

之閒明甚以地處楚東極邊而奉命安置於此故

以九年不復為傷也然其末年遂歷廬江鄂渚涉

湘沅過夢澤而至辰陽已復出龍陽適長沙汨羅徬徨躑躅幾徧大江以南迺知原雖羈跡陵陽實亦聽其自便所謂江與夏之不可涉者特逐之江外不得越江而北耳或曰原之徧歷江南由讒人播弄其身竄逐非一所也故雖九年不復而拳拳思返猶未有慨然引決之意迨至屢黜屢遷情窮理極而始畢命汨羅姑兩存其說以誌疑焉

心鬱鬱之憂思兮獨永嘆乎增傷思蹇產之不釋兮曼

遭夜之方長悲秋風之動容兮何回極之浮浮數上聲惟蓀之多怒兮傷余心之懮懮憂願遥赴而横奔兮覽民尤以自鎮結微情以陳辭兮矯以遺去聲夫扶美人

秋風動容言寒風襲人而體慄色變也回極天極回旋之樞軸浮浮動貌言秋風之狂使天之樞極亦為浮動也杜詩風連西極動即此意數頻惟思也蓀指懷王懮懮愁貌遥赴横奔不俟命而趨君所也尤罪也君方多怨故民動而見尤鎮止矯舉也美人謂君

言己身繫漢北而心不忘君欲違命至郢以陳其志又見民之罹罪者多而知危自止但結情於辭舉以告君則此篇之所為作也

昔君與我成言兮曰黄昏以為期羌中道而回畔兮反既有此他志憍驕吾以其美好兮覽余以其修姱與余言而不信兮蓋為去聲余而造怒願承閒閑而自察兮心震悼而不敢悲夷猶以兾進兮心怛傷之憺憺兹歷情以陳辭兮蓀詳佯同聾而不聞固切人之不媚兮衆果以

我為患

此追序立朝時蒙讒被放之事也憍矜覽示也不信不以誠相告也造作也始見君之怒而未測及覯其於己矜能以相炫飾偽以相欺與昔之成言意甚相背乃知其銜怒在己也史記懷王使屈平造為憲令上官大夫心害其能因讒之曰平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蓋懷王為人矜名好勝而讒人之言有以深中其忌故其於原口不言而怨日深其所

矜示者亦因疑原之自伐而與之相競耳宋真宗夜召楊億入禁中以文藁示之曰此皆朕所為非臣下代作也億皇恐再拜而出知必有譖之者事與此同而懷之惛恨殆有甚焉原所以不免於流放也閒暇也察明也冀進欲進其言也憺憺動貌蘇孝友曰陳留人謂恐為憺懸猶列也切人不媚懇切之人不能遜辭也言欲及君之暇以自明而始則心懼而不敢言繼則欲言而心益懼及其言也君方置若罔聞

而衆已慮其傷亡此其所以斥之於漢北也

初吾所陳之耿著兮豈不至今其庸亡何獨樂洛斯之蹇蹇兮願蓀美之可完望三五以為像兮指彭咸以為儀夫扶何極而不至兮故遠聞去聲而難虧善不由外來兮名不可以虛作孰無施去聲而有報兮孰不實而有穫

庸字之義與寧相近亡忘同言初之所陳豈不至今猶耿著而寧遂忘之耶三五三皇五帝也像形模也儀法也責於君者以三皇五帝為模矢於己者以彭

咸死諫為法君能希聖臣能竭忠以相砥於其極然後善至而名隨之譬則施之有報實之有穫不可强求而倖致故欲完君美者不得不為此蹇蹇也此又舉上歷情陳辭之實而反覆著明之猶幸君之徐繹而有悟也吁其志可悲矣

少去聲歌曰與美人之抽思兮并日夜而無正憍吾以其美好兮敖朕辭而不聽

少歌樂章音節之名荀子佹詩亦有小歌蓋總前意

而申明之也抽拔也抽思猶言剖露其心思即指上所陳之耿著言并日夜言旦暮如一也無正無與平其是非也

倡唱曰有鳥自南兮來集漢北好姱佳麗兮牉獨處此異域既惸同煢獨而不羣兮又無良媒在其側道逴遠而日忘兮願自申而不得望北山而流涕兮臨流水而太息望孟夏之短夜兮何晦明之若歲惟郢路之遼遠兮魂一夕而九逝曾不知路之曲直兮南指月與列星願

徑逝而不得兮魂識路之營營何靈魂之信直兮人之心不與吾心同理弱而媒不通兮尚不知余之從促翁切容

此叙謫居漢北以後不忍忘君之意也倡亦歌之音節所謂發歌句者也鳥蓋自喻漢北今鄖襄之地原自郢都而遷於此猶鳥自南而集北也異域指漢北言惸獨不羣言稟性孤獨也良媒指左右之賢臣其側君側也曰忘言君不復憶己也北山漢北之山章

首言秋風而此云孟夏者追序之詞望猶視也郢在漢北之南故其路曰南指營營頻往來貌信直信情而直行也從容安舒貌既歷序謫居之後魂夢常依郢都而又若呼而怪之曰何靈魂之信情直行而迫欲歸郢也當此人我異心良媒中絕正使得歸當復何用余從容聽之久矣魂尚未之知耶蓋嬉笑之言甚於痛哭矣

亂曰長瀨湍流泝江潭兮狂顧南行聊以娛心兮軫石

崴威嵬蹇吾願兮超回志度行隱進兮低徊夷猶宿北姑兮煩冤瞀容實沛徂兮愁嘆苦神靈遥思兮路遠處幽又無行媒兮道思作誦聊以自救兮憂心不遂斯言誰告兮

此序作賦時從漢北而南行之事也瀨水淺處湍急流也長瀨湍流指由漢達江之水而言泝向也潭深淵也狂顧左右疾視也漢水南通江夏涉漢泝江則達郢矣然君不反己則令之南行豈真能至郢哉特

姑以快其南歸之思耳軫之爲言方也周禮注軫之方以象地軫石方崖也崴嵬高貌九懐覩軫卯兮崎傾意與此同超越回反也隱進進而不覺也言山水之奇足以適顧故舉前憂思之志度超越而回反之而其行程進而不覺也北姑蓋地之近漢北者嵴容嵴亂之意見於容貌也方欲快意南行而地有所限僅宿北姑而止其心之煩亂實欲沛然而水之南流也靈靈魂道思述其心也救解遂達也告謂告君也

靈魂無日不思郢都而媒絶路阻如此則其結情陳辭亦姑以自觧耳所謂矯以遺夫美人者誰遺之而誰告之哉葢終首章之意

右抽思

此篇葢原懷王時斥居漢北所作也史載原至江濱在頃襄之世而懷王之放流其地不詳今觀此篇曰來集漢北又其逝郢曰南指月與列星則漢北為所遷地無疑黄昏為期之語與騷經相應明

指左徒時言其非頃襄時作又可知矣原於懷王受知有素其來漢北或亦謫宦於斯非頃襄棄逐江南比故前欲陳辭以遺美人終以無媒而憂誰告蓋君恩未遠猶有拳拳自媚之意而於所陳耿著之詞不憚疊疊述之則猶幸其念舊而一悟也視涉江哀郢惜往日悲回風諸篇立言大有逕庭矣集註多誤解林西仲辨之頗當别有餘論

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傷懷永哀兮汨聿徂南土眴瞬同

兮杳杳孔静幽默鬱結紆軫兮離慜而長鞠撫情效志兮寃屈而自抑

此原過漁父之後決計沉湘而自沉越湖而南之所作也滔滔水大貌莽莽茂密貌汩行貌南土指所懐之沙言今長沙府湘隂縣汨羅江在焉其地在湖之南也眴目數揺動貌孔甚也杳杳則無所見静默則無所聞蓋岑僻之境昏瞀之情皆見於此矣紆屈軫痛離麗慜憂鞠窮撫循效驗抑按也言循省其情攷

驗其志雖遭宽屈而自抑遏蓋不敢怨人而增修其德也

刓玩平聲方以為圜兮常度未替易初本迪兮君子所鄙章畫志墨兮前圖未改内厚質正兮大人所晠盛同巧倕垂同不斵兮孰察其撥正

刓圜削也言欲變節從時而常法具在不敢廢也易初本迪謂變易其初時本然之道也章明也畫規畫也志念也墨繩墨也前度前人之法度也畫與墨皆

其所受於前人以為常度本迪者章而志之正不敢
刓與易之實行也倕舜共工名性巧言守其畫墨而
內自厚其質直正大之情此大人所晠美也然賢而
不試則譬有巧匠而不使之斲亦安知其度物之正
哉此本上撫情效志而言以起人莫能知之意
玄文處幽兮矇瞍謂之不章離婁微睇兮瞽以為無明
變白以為黑兮倒上以為下鳳皇在笯奴兮雞鶩謨斛切
翔舞同糅玉石兮一槩而相量平聲夫扶惟黨人之鄙固

兮羌不知余之所臧

玄黑也有眸子而無見曰矇無眸曰瞍離婁古之明目者微睇謂畧加睇盼已無不見也瞽無目者笯籠也槩平斗斛木臧善也因巧倕不斲而進言之黑文之處暗本似無文而以矇瞍視之則並不知其章矣離婁之畧覰本似未審而以瞽者視之則並不知其明矣賢者之不試本似無才而以鄙固者視之則並不知其善矣或倒而置之或雜而糅之賢者所為冤

屈也

任重載盛兮陷滯而不濟懷瑾握瑜兮窮不知所示邑犬羣吠兮吠所怪也非俊疑傑兮固庸態也文質疏内兮衆不知余之異采材朴委積兮孰知余之所有重平聲仁襲義兮謹厚以為豐重平聲華不可遌悟兮孰知余之從促翁切容古固有不並兮豈知其何故湯禹久遠兮邈而不可慕

此詳舉不知所臧之實盛多滯留也言己材力可勝

重任而陷沒沉滯不能有濟也瑾瑜美玉不知所示人皆不識無可舉示也非毀也知過千人謂之俊十人謂之傑庸廝賤之人也文質文之不豔者疏內疏通於内也材朴材之不炫者委積積而不用也襲亦重也豐富也遻逢也從容道足於己而安舒自得之貌古有不並歎賢臣聖主不並世而生也任載言其力之厚瑾瑜言其質之美文質言其學之蘊材朴言其藝之優仁義謹厚言其德之備從容言其養之純

此惟重華湯禹乃能知之豈所語於黨人之鄙固哉

懲違改忿兮抑心而自強離慜慜同而不遷兮願志之有像進路北次兮日昧昧其將暮舒憂娛哀兮限之以大故

懲違不敢悖理也改忿不敢疾人也強強於為善也不遷不改其為善之節也像猶三五為像之像有像欲法彭咸之死也北次謂向郢都限期也大故死亡也時尚未至南土故言從此北行向郢以行其道固

所樂也然舉世溷濁如日之將暮終無望矣將欲舒

憂娛哀亦惟期之死後冀其一瞑而無所知而已此

所以有懷於汨而就死也言此以深著徂南之意

亂曰浩浩沅湘分流汨骨兮脩路幽蔽道遠忽兮懷質

抱情獨無匹兮伯樂既沒驥焉程兮民生禀命各有

所錯措兮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曾增傷爰哀永嘆喟

兮世溷濁莫吾知人心不可謂兮知死不可讓願勿愛

兮明告君子吾將以為類兮

此總前意而申言之時方自沅入湘故兼沅湘而言汨疾流貌言沅湘之水分流入湖其行迅疾也修長也幽蔽遠忽即杳杳靜默之意匹合也伯樂善相馬者喻重華湯禹也程較量才力也錯置也定心則不為患難所揺廣志則不以窮蹙自阻爰牽引也謂告語也讓遜避也君子指彭咸言乘疾流之水而行幽遠之路蓋以明王不興無所取正故至此夫禍福有命固非所懼而舉世莫知誠為可傷所以發憤自彊

而忍死以與彭咸為類也

右懷沙

史記於漁父問答後即繼之曰乃作懷沙之賦今考漁父滄浪在今常德府龍陽縣則知此篇當作於龍陽啟行時也懷沙之名與哀郢涉江同義沙本地名遯甲經沙土之祇雲陽氏之墟路史紀雲陽氏神農氏皆宇於沙即今長沙之地汨羅所在也曰懷沙者蓋寓懷其地欲往而就死焉耳原嘗

自陵陽涉江湘入辰溆有終焉之志然卒返而自沉將悲憤所激抑亦勢不獲已若拾遺記及外傳所云迫逐赴水者歟然則奚不死於辰溆曰原將下著其志而上悟其君死而無聞非其所也長沙為楚東南之會去郢未遠固與荒徼絶異且熊繹始封實在於此原既放逐不敢北越大江而歸死先王故居則亦首丘之意所以惓惓有懷也篇中首紀祖南之事而要歸誓之以死蓋原自是不復

他往而懐石沉淵之意於斯而決故史於原之死特載之若以懐沙為懐石失其旨矣且辭氣視涉江哀郢雖為近死之音然紆而未鬱直而未激猶當在悲回風惜往日之前豈可遽以為絶筆歟

思美人兮擥涕而竚眙（勑試切）媒絶路阻兮言不可結而詒蹇蹇之煩寃兮陷滞而不發申旦以舒中情兮志沉菀鬱而莫達願寄言於浮雲兮遇豐隆而不將因歸鳥而致辭兮羌迅高而難當

此亦懷王時斥居漢北之辭蓋繼抽思而作者也美人即抽思所欲陳詞之美人謂君也擘猶收也竚久立眙直視也蹇蹇煩寃皆見抽思發起也陷滯不起蓋居漢北已久下文歷年離愍是也申旦猶言旦旦舒中情所謂道思也菀結也雲鳥以喻行媒豐隆雲師將送當值也媒絕二句本抽思卒章而言蹇蹇以下申媒絕路阻之意也言已因蹇蹇而致此煩寃不意一陷而不復起雖有道思作頌之篇而路遠處幽

莫能自達欲寄託以告君而又無行媒是以擘涕而竚眙也言辭皆指抽思篇言

高辛之靈晟(盛同)兮遭玄鳥而致詒欲變節以從俗兮媿易初而屈志獨歷年而離愍兮羌馮(憑)心猶未化寧隱閔而壽考兮何變易之可為知前轍之不遂兮未改此度車既覆而馬顛兮蹇獨懷此異路勒騏驥而更(平聲)駕兮造父(上聲)為(去聲)我操之遷逡次而勿驅兮聊假日以須旹指嶓(波)冢之西隈兮與纁黃以為期

承上言所處雖窮然節不可變而設言寧守道以俟時也馮心初時盛滿之願也壽考猶沒世也言已不幸無高年之遇然欲貶道求合義不忍為是以久困而初心不變而又將誓之以沒世也異路與俗殊異之路造父周穆王時善御者操之執轡也遷猶進也逡次猶逡巡也明知前志之不得行本緣不改此度之故然雖車傾馬仆而所由之度終不能忘故更駕駿馬擇良御彌節徐行以俟時至而得遂其志也嶓

冢山名漢水發源之處在今漢中府寧羌州楚極西地原居漢北與漢水所出以立言也纁淺絳色日將入色纁且黃也嶓冢僻遠之境纁黃日入之時喻言沒身由此異路也

開春發歲兮白日出之悠悠吾將蕩志而愉樂洛兮遵江夏以娛憂擥大薄之芳茝兮搴長洲之宿莽惜吾不及古之人兮吾誰與玩此芳草解篇必衍切薄與雜菜兮備以為交佩佩繽紛以繚轉兮遂萎絕而離異吾且儃佪

以娛憂兮觀南人之變態竊快在其中心兮揚厥憑而不竢芳與澤其雜糅兮羌芳華自中出紛郁郁其遠烝兮滿內而外揚情與質信可保兮羌居蔽而聞去聲章

此承假日須時而暢言之白日悠悠猶言春日遲遲也江夏在漢北之南去郢為近遵以娛憂須時之意也大薄大叢也不及謂生不並時也解拔取之意萹萹蓄似山梨赤莖有節萹薄萹蓄之成叢者交合也繚轉固結之意南人指郢中之人揚舒發也厥憑芳

澤之盛滿也篇薄四語承誰與玩此芳草言即下所云南人變態也篇菜皆不芳而可食以喻中材可用之人然向之佩之者或忽焉委而去之蓋時俗之流從如是況能玩此芳草哉我是以徐觀其變態竊自快芳草之盛美而無俟乎人之玩也郁郁盛貌烝芳氣之遠聞也滿內承厥馮言保恃也聞名譽也居蔽聞章則雖終不過時亦奚憾乎經所謂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即此意也

令平聲薜荔以為理兮憚舉趾而緣木因芙蓉以為媒兮憚褰裳而濡足登高吾不説悦兮入下吾不能固朕形之不服兮然容與而狐疑廣遂前畫兮未改此度也命則處幽吾將罷去聲兮願及白日之未暮也獨煢煢䓗同而南行兮思彭咸之故也

薜荔四句申前媿易初而屈志之意薜荔芙蓉喻舊交在位者登高承緣木言入下承濡足言服習也内美既充誠足自快若欲因人求合則必不肯為蓋疎

儆之形固未嘗習慣也容與狐疑以下承上而轉計之廣遂四句狐疑之實也畫與懷沙章畫之畫同前畫猶前轍也處幽即居蔽意南行指遵江夏言思彭咸欲以死諫君也朕形不服則保美須時無可疑矣然不能無疑者蓋欲大就其前轍則令之未改此度依然如故道必不合也欲遂居蔽以安命則日未纁黄尚冀有為情又安能已乎益變節固有所不為而須時又不能復待則惟效彭咸之死諫猶幸君之一

悟而已然則今之遵江夏以南行者豈真為娛憂計哉蓋思彭咸之故而欲至郢以諫君也

右思美人

此篇大旨承抽思立說然抽思始欲陳詞美人終曰斯言誰告此篇始言舒情莫達終欲以死諫君夫乍困者氣雄而漸沮久淹者心鬱而逾激勢固然也兩篇皆作於懷王時與騷經皆以彭咸自命然湘淵之沉乃在頃襄十數年後蓋為彭咸非徒

以其死以其諫耳誓死以諫君諫而用則可以無死不用而尚可諫猶弗死也至於萬不可諫而後以死為諫此造思不忘之旨豈易為俗人道哉

惜往日之曾(層)信兮受命詔以昭時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國富强而法立兮屬(燭)貞臣而日娭(嬉同)秘密事之載心兮雖過失猶弗治(平聲)

昭時昭著於時政也先功猶言祖制嫌疑事有同異而可疑者祖制則遵奉無違國法則幾微必當此原

立國之本所由與心治者異也貞臣原自謂曰媄所謂逸於得人也載心藏於心也過失弗治極形懷王之寵遇與後無辜見尤相反原所為繫心不忘者也

心純龎而不泄兮遭讒人而嫉之君含怒以待臣兮不清澂澄其然否蔽晦君之聰明兮虛惑誤又以欺弗參驗以考實兮遠遷臣而弗思信讒諛之溷濁兮盛氣志而過之

龎厚也讒人謂上官大夫靳尚之徒史記懷王使原

造為憲令上官大夫欲奪之而弗與因讒之王即純
覉而見嫉之事也清澂猶省察也弗思不復憶念也
過督責也言君始已信讒而見怒而讒人又虛飾其
罪狀以惑誤君聽而欺之故至遠遷既遷而讒言之
溷濁日甚故君益信之而督過無已也此無懷襄之
世言
何貞臣之無辠兮被讟讀謗而見尤慚光景之誠信兮
身幽隱而備之臨沅湘之玄淵兮遂自忍而沉流卒没

身而絕名兮惜廱（古壅字）君之不昭

光景誠信謂日往月來信寔有常也備防也無辜蒙垢已自懟見光景而君怒未息雖竄斥幽隱猶日防患之至故自忍而沉淵也觀此則原之死蓋亦有大不得已者矣昭察也言沉流之後己之身名俱不足惜獨惜吾君不能昭察蔽廱之人此篇之所為作也

君無度而弗察兮使芳草為藪幽焉（烟）舒情而抽信兮恬死亡而不聊獨鄣廱而蔽隱兮使貞臣而無繇聞百

里之為虜兮伊尹烹於庖廚吕望屠於朝歌兮甯戚歌而飯上聲牛不逢湯武與桓繆兮世孰云而知之吳信讒而弗味兮子胥死而後憂介子忠而立枯兮文君寤而追求封介山而為之禁兮報大德之優游思久故之親身兮因縞素而哭之

度心中分寸也無度則不知長短故不能察芳草喻賢人藪幽藪澤之幽暗也抽信拔出誠心以示人也不聊不苟生也無由無路自達也晉獻公滅虞虜其

大夫百里奚以為秦繆夫人媵繆公與語國事大說授以國政子胥伍員字事吳王夫差為太宰嚭譖而死弗味弗玩味子胥之忠諫也介子名推晉文公出奔子推從道乏食割股肉以食之文公得國賞從行者不及子推子推入綿上山中文寤而求之子推不出因燒其山子推焚死遂封綿上之山禁民樵採號曰介山使奉祀又變服而哭之優游言德之大也久故猶言故舊言君之不明而賢人見斥無可告訴

甘就死亡皆由讒人壅蔽其君無由進達之故也幸而復遇知己則為百里諸人不幸則為子胥身死國亡矣若介子死而文君寤又其不幸中之幸者故於文之加禮子推亹亹述之蓋忍死而惓惓有望也

或忠信而死節兮或訑謾而不疑弗省察而按實兮聽讒人之虛辭芳與澤其雜糅兮孰申旦而別之何芳草之早殀兮微霜降而下戒諒聰不明而蔽廱兮使讒諛而日得

承上言自古忠臣之死未有不由信讒者詭欺罔也

聰不明見易噬嗑夬爻象辭得得行其志也

自前世之嫉賢兮謂蕙若其不可佩妒佳冶之芬芳兮

嫫母姣而自好雖有西施之美容兮讒妒入以自代嫫謨

願陳情以白行兮得罪過之不意情冤見之日明兮行去聲

如列宿之錯置宿昔幼切

前世指懷王時嫫母或云黄帝妻貌甚醜西施越之

美女白明也不意出於意外也情冤真情與冤狀也

列宿錯置言著而且多也自懷至襄屢訴而屢獲罪於斯可見

乘騏驥而馳騁兮無轡銜而自載乘氾汎泭孚以下流兮無舟楫而自備背倍法度而心治兮辟譬同與此其無異寧溘死而流亡兮恐禍殃之有再不畢辭以赴淵兮惜廱君之不識入聲

此騏驥但取其疾足言氾泭編竹木以渡水者載乘也自備自為備禦也騏驥之行本疾而無以制之則

其顛墜倍速矣汜泭之質本輕而無以御之則其沉溺尤易矣心治以私意爲治也禍殃有再謂國亡身虜也識知也君信讒人而背法度皆由不知之故故臨死昌言其惡以動君聽焉按原之死大約在頃襄十五六年及二十一年而秦拔郢郢取洞庭五湖江南沅湘元淵亦爲秦有禍殃有再之言不旋踵驗矣

右惜往日

惜往日其靈均絶筆歟夫欲生悟其君不得卒以

死悟之此世所謂孤注也默默而死不如其已故大聲疾呼直指讒臣蔽君之罪深著背法敗亡之禍危辭以撼之庶幾無弗悟也苟可以悟其主者死輕於鴻毛故畧子推之死而詳文君之悟不勝死後餘望焉九章惟此篇詞最淺易非徒垂死之言不暇雕飾亦欲庸君入目而易曉也嗚呼又孰知佯聾不聞也哉

后皇嘉樹橘徠服兮受命不遷生南國兮深固難徙更

壹志兮緑葉素榮紛其可喜兮曾枝剡棘圓果摶兮青黄雜糅文章爛兮精色内白類任道兮紛緼宜修姱而不醜兮

后后土皇皇天也服習也言天地生植嘉樹惟橘服習楚之水土史記所謂江陵千樹橘也受命言橘之性深固言橘之根不遷者列子云橘踰淮而北為枳也難徙者通釋云橘之成實者移之則不實也言其性宜楚地既不遷於他方而根本深固即一處亦難

移種更見其志之專一也素榮白華也曾枝枝之重也剡棘棘之利也果橘實摶圓也青實未熟時黄已熟時也内白無皮裏瓤子三者言橘之果實外則先青後黄其文交錯爛燦而其精純之色藴於内者無非潔白又似任道者之不為物累也紛緼盛貌橘宜年年芟繁去蠹與他樹不同故曰宜修醜惡也歷言橘之美以自况不遷喻其不適於他邦難徙喻其不逐於汙俗花葉以喻文藝枝棘以喻廉隅圓果以

喻實德文章喻實德之發於經緯內白喻實德之藴於幽獨宜修以喻己之修為體物之精寓意之善無有之矣

嗟爾幼志有以異兮獨立不遷豈不可喜兮深固難徙廓其無求兮蘇世獨立橫而不流兮閉入聲心自慎終不失過兮秉德無私參天地兮願歲并謝與長友兮淑離不淫梗其有理兮年歲雖少如字可師長上聲兮行去聲比去聲伯夷置以為像兮

此申不遷難徙之意而咏歎之蓋作頌之旨也幼楉
橘之初生言蘇世未詳或曰蘇不安也閉心謂固閉
其心不為物所揺也言橘之初生其志固已自異故
能獨立於衆木之中而受命不遷誠可喜也其根之
深固難徙蓋因無慕乎外之故則雖不安於世而獨
立之志不因横逆而流也如此則㝠心於利害之際
而慎其所守可以無過失矣秉持其獨立之徳而不
囬於私可以參天地矣以上皆推廣不遷難徙之義

雖頌橘而非專言橘也一說蘇世謂能蘇醒世人魏都賦所謂蘇世居政也并謝猶云永謝歲并謝而長與友則終身友之矣淑美離麗也兼上花葉枝果之美而本之以不遷難徙則是美麗而不淫既强梗而復有文理矣橘無松栢之壽故曰年歲少比橘於伯夷而師法之蓋悼年壽之不長而矣忠貞以畢命也

右橘頌

舊解徒知以受命不遷明忠臣不事二君之義而

不知以深固難徙示其不能變心從俗尤為自命之本蓋不遷難徙義各不同故特著之曰更壹志也作文之時不可致然玩卒章之語愀然有不終永年之意焉殆亦近死之音矣

悲回風之搖蕙兮心冤結而內傷物有微而隕性兮聲有隱而先倡

回風旋轉之風物指蕙言方在搖蕙故曰隱倡者倡秋時肅殺之威也愁放之士涉秋倍傷遠死之心觸

慝而動故賦其事以發端

夫扶何彭咸之造思兮暨志介而不忘萬變其情豈可蓋兮孰虛偽之可長鳥獸鳴以號平聲羣兮草苴比去聲而不芳魚葺鱗以自別兮蛟龍隱其文章故荼徒薺齊上聲不同畝兮蘭茝幽而獨芳惟佳人之永都兮更平聲統世以自貺眇遠志之所及兮憐浮雲之相羊介眇志之所惑兮竊賦詩之所明

暨與也介繫也蓋掩也苴枯草葺整治也荼苦菜薺

甘菜也佳人指彭咸永都言其美始終一致也統系也更統世謂自懐及褱世系更易也䏶況同比也因秋風之隕物而感發彭咸自沉之志言初時造意欲為彭咸何以長繫於志而不忘以情之非偽也夫情雖萬變而其實難揜孰有虛偽而能久長者乎鳥獸之相號者以其羣也草苴之相比者皆不芳也魚之各自别者其鱗異也蛟龍之不輕見者其文與羣魚不同也荼薺不同畞者其味殊也蘭茝之幽而不伍

於草苴者以獨芳也夫物各從其類而情之不可蓋如此故惟於彭咸之所爲情實相契而易世以之自比其思獨長其志之高遠如浮雲相逐於天也又恐其志之搖亂向固嘗賦詩以繫定之蓋造思不忘至是夫豈一毫虛偽而能然乎賦詩指離騷與抽思思美人言三篇皆作於懷王時以彭咸自命者也

惟佳人之獨懷兮折芳椒以自處曾增歔欷之嗟嗟兮獨隱伏而思慮涕泣交而淒淒兮思不眠以至曙終長

夜之曼曼兮掩此哀而不去寤從(促翁切)容以周流兮聊逍遙以自恃傷太息之愍憐兮氣於(烏)邑而不可止糺(几友切)思心以為纕兮編愁苦以為膺折若木以蔽光兮隨飄風之所仍存髣髴(弗)而不見兮心踊躍其若湯撫珮衽以案志兮超惘惘而遂行歲曶曶(忽)其若頹兮旹亦冉冉而將至薠蘅槁而節離兮芳已歇而不比(去聲)憐思心之不可懲兮證此言之不可聊寧溘死而流亡兮不忍此心之常愁孤子唫(吟同)而抆(問)淚兮放子出而不

還孰能思而不隱兮昭彭咸之所聞

承上言雖志彭咸之所志然猶未遠為彭咸之所為追觀秋風搖蕙而計始决以應篇首之意也椒辛物喻直節也掩抑也寤天曙而寤也周流遊行也恃者寄託之意糺戾也纕佩帶編結也膺絡胷者也光日光仍風之相襲而至者蔽日光欲其無所見也隨飄風欲其無所執也若湯如湯之沸熱也珮衽即㨮纕膺言衽衣褋亦近膺之服也時謂衰老之期節離草

枯則節處斷落也比合也此言指前賦詩言聊苟且也孤子放子皆原自謂隱痛也既孤又放則其痛彌深蓋指懷王既死襄王又從而放之也言惟獨懷彭咸之所爲故守其直節以犯世患至於哀思併集竟夜無眠迨既曉欲遊行以寄意而傷其愁思菀結如繫縛於胸佩而不能暫離聊試曹然委運使其身如長夜之隨風將愁思彷彿無存矣然卒不禁其心之沸動也則復撫其繫縛者以抑按之庶得超然遂其

遊行乎乃既行而見秋風一起蘭蕙隕芳則愁思愈不可懲抑也於是寧踐前言而就死矣所以然者秦關不返孤臣有故主之悲南土投荒放子無還家之日此固交痛而不已者也安得不為彭咸之所為乎登石巒以遠望兮路眇眇之默默入景古影字響之無應兮聞省想而不可得愁鬱鬱之無快兮居戚戚而不可解心鞿羈而不開兮氣繚轉而自締穆眇眇之無垠兮莽芒芒之無儀聲有隱而相感兮物有純而不可為邈

漫漫之不可量兮縹（劈香切）綿綿之不可紆愁悄悄之常悲兮翩冥冥之不可娛淩大波而流風兮託彭咸之所居

山狹而高曰巒省憶也自締自相締結也儀匹也無垠言路之遠無儀言身之孤純而不可為言一而不可變也邈漫漫二句承純而不可為言縹飄然一往之意紆回也翩冥冥翩然入於冥途也流從也此又承上言欲死而未忍忘君故登高以望之而熟視不覩其影靜想不聞其聲則愁思轉增矣蓋修路孑身

將欲乘高以聲感之而君心之一而不變者汗漫而不可極綿遠而不可回故不禁悲愁而自沉之意益決也

上高巖之峭岸兮處雌蜺宜逸切之標顛據青冥而攄樞虹兮遂儵忽而捫門天吸湛露之浮涼兮漱凝霜之雰雰依風穴以自息兮忽傾寤以嬋媛

此下皆預設魂遊之境此言由水而登天也峭峻標杪顛頂捫撫湛厚也漱滌口也雰雰分散貌風穴在

崑崙之巔淮南子云崑崙山北門開以納不周之風即天問所云西北辟啟者也傾寤傾側而覺也言因登天而至崑崙忽睨楚而心有牽戀也

馮憑崑崙以瞰霧兮隱去聲岐岷同山以清江憚涌湍之磕磕克愛切兮聽波聲之洶洶紛容容之無經兮罔芒芒之無紀軋洋洋之無從去聲兮馳委平聲移之焉烟止漂翻翻其上下兮翼遙遙其左右氾潏潏居越切其前後兮伴張弛之信期觀炎氣之相仍兮窺烟液亦之所積悲霜雪

之俱下兮聽潮水之相繫

此又言由天而入江水也崑崙承上風穴言隱依也岐山在今成都府茂州江水所出也磕磕水石聲容容芒芒皆指江水言容容紛亂貌軋勢相傾也從隨行者也溧𪊲𪊲三句皆與水相逐之意潏潏水流貌伴依也張弛信期指潮汐往來有常期也炎氣指夏霜雪指冬錯舉以槩四時也烟液者火氣鬱為烟烟又凝為液也潮海水以月加子午之時一日而再至

者也朝曰潮夕曰汐江本楚水因心懸楚地生不能正其國而死猶欲清其流又以崑崙風穴身在霧露之表故澄去昏氣而見江水發源之山依而清之則浪勢洶湧水流散漫將以孑身與洋洋者相軋馳逐雖勞安能清哉亦惟隨流委波與潮汐相往來而觀四時之變態而已

借光景以往來兮施黃棘之枉策求介子之所存兮見伯夷之放迹心調去聲度而弗去兮刻著志之無適曰吾

怨往昔之所冀兮悼來者之愁愁同惕

此又由江而登陸也黄棘棘刺也枉曲也以棘刺為策而又不直則馬傷深而行遬言欲借神光電景飛注往來施棘刺之曲者以為策而求子推伯夷之故迹也調度見騷經刻鐫也無適無他適也曰者與二子相語之辭愁愁憂懼貌來者愁愁言危亡將至而可懼也言心乎二子之調度而不忍舍去故鐫著其專一之志而告之曰吾之寧死無他適者蓋以昔之

期望大可哀而後之危亡不忍見故也人逢知已則樂輸其情蓋有然矣

浮江淮而入海兮從子胥而自適望大河之洲渚兮悲申徒之抗迹驟諫君而不聽兮任重石之何益心絓結而不解兮思蹇産而不釋

此又由陸返江而遍歷諸水也申徒狄諫紂不聽負石自沉於河見莊子驟數也任負也言由江達淮入海還泝大河見子胥申徒皆其同類而忽感二子之

死不能救商與吳之亡故躊躇徘徊卒又不忍遽死而其愁思益縈洄而不能解釋也

右悲回風

此篇繼懷沙而作於為彭咸之志反覆著明幾已死矣而卒不死蓋恐死不足以悟君徒死無益而尚幸其未死而悟則又不如不死之為愈也故原之於死詳矣原死以五月五日茲其隔年之秋也歟

山帶閣註楚辭卷四